

佛教正覺同修會
教育中心開工動土典禮

正覺同修會



正覺電子報第31期 2006.5.10

是故舍利佛，不離衆生界有
法身，不離法身有衆生界。
衆生界即法身，法身即衆生
界。

《佛說不增不減經》

Buddha Sakyamuni said: “Therefore, Sariputra, without being away from the realm of a sentient being there is the dharma-body; without being away from the dharma-body there is the realm of a sentient being. The realm of a sentient being is the dharma-body; the dharma-body is the realm of a sentient being.”

The Sutra of Neither Increasing Nor Decreasing

有證得初禪的凡夫，沒有不證
初禪的三果人，也沒有不證初
禪的慧解脫阿羅漢。

（《阿含正義》第七章第二節，本書即將
於2006年10月底陸續出版。）

There are some ordinary people who have validated the *first-dhyana*, but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rd-fruit person who has not validated the *first-dhyana*, neither is there any *arhat*, of wisdom liberation, who has not validated the *first-dhyana*.

(A quotation from Section 2, Chapter 7 of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umes of this book will be pu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from the end of October 2006.)

正覺電子報第31期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六）----- 平實居士 1
- ❁ 將佛法世俗化、淺化的證嚴法師（五）--- 正光居士 29
- ❁ 《我的菩提路》（十六）----- 葉經緯 44
- ❁ 藏密空性見之略評及殊勝如來藏之概述（三之三）-- 正國 49
- ❁ 從行為制約再談末那與意識之奧妙 ----- 余瑞文 70
- ❁ 有願要行才能滿願 ----- 正珍 96
—— 新竹講堂緣起至成立點滴
- ❁ 持戒——童子持戒守信獲寶 ----- 佛典故事選輯 105
- ❁ 般若信箱 ----- 109





(連載六)

第四章 大慧與天童同一所證：如來藏

虎丘紹隆一脈，由於兼弘宏智正覺的默照禪，數傳而至大慧入滅後六十餘年，已墮入離念靈知意識心中！更何況明朝中葉以後之虎丘後人所住持之天童山道場，當知更難以遠離默照禪所墮之離念靈知意識境界也！然而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卻是以第八識如來藏為證悟之標的，不是弘揚其默照禪的虎丘後人所墮的離念靈知心也！有語錄為證：

祇如四大壞、五蘊空，六根昏塞，七識捨盡〔註〕，平生伎倆總做不得，平生知解總忘了也！親屬留不住，好玩將不去，無家可坐、無地可安，直得無一絲毫許粘綴處。且道：正恁麼時，真實人作麼生履踐？還相委悉麼？（宏智禪師《崇福禪院語錄》）〔註：無餘涅槃中，無十八界存在——五色根、意根心、六識心、六塵界都已滅盡。〕

語譯如下：【只如捨壽入涅槃之時，四大之身壞了，五蘊

也都空盡了，眼等五色根及意根心都如同被塞住而昏暗無知了，眼耳鼻舌身意識及第七識意根也都捨掉了，這時一生所作的種種方便善巧都無法做什麼了，一生所學得的知解也都忘光了，世間的親屬也無法留在身邊了，自己所喜愛的珍玩也帶不去，到那時無家可住、無地可安，真的是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粘黏處。你們大家且說說看：到這個時節，真悟者是要怎麼來履踐佛法的呢？你們還知道麼？】這就是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所說實證無餘涅槃的無境界境界。豈是離念靈知意識覺知心的境界？這時正是：只剩下一個如來藏真識，離見聞覺知而無依倚的如來藏自住境界。如是一無所住，方是真實無餘涅槃出三界處，這就是禪門祖師所證的牢關境界。（編案：此一正理，平實導師於公元二千年元月十五日晚上演講時，已經公開宣演過了；後來並且整理成文字，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元旦，以《邪見與佛法》為書名，印成書籍公開流通。欲知其詳，請逕向正覺同修會索閱。）

又如：

〔天童宏智禪師〕舉：九峰在石霜作侍者，霜遷化後，眾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峰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什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爾不肯我哪？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宏智禪師〕頌曰：石霜一宗親傳九峰，

香煙脫去正脈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二）

這就是天童宏智禪師的開示，但因古時言語時隔千年，後人很容易誤會，如今語譯如下，以饗大眾：【天童宏智禪師舉示一件公案說：九峰道虔禪師在石霜慶諸禪師座下當侍者，石霜禪師遷化入滅以後，大眾想要請堂中首座接續石霜的住持位子，侍者九峰禪師不肯，所以就說：「且等我問他悟了沒有再說，如果他曾得先師開悟之真意，我將會如同侍奉先師一樣的侍奉他。」就去問首座：「石霜先師曾經說道：『把六塵萬法休去歇去，一念萬年而都不改變去，猶如寒灰枯木一般沒有一絲一毫的苦樂之情去，就像是一條白練那樣前後都沒有絲毫的改變去。』且道：石霜先師這些話，說的是什麼樣的境界？」首座答覆說：「這是讓我們明白一念不生境界的事情。」九峰禪師聽了就說道：「若是如此，那你根本就沒有體會到先師石霜禪師的真正意旨。」首座說：「你不肯定我哪？裝香來！（我證明給你看看！）」首座焚香時就說：「我如果真的沒有體會到先師的真實意旨，那麼香煙上的火滅了，香煙接著生起的時候，我就無法脫去。」剛才講完話，香煙上的火剛剛熄了，香煙即將出生時，首座便坐著捨壽了。九峰道虔禪師見他走了，就撫摩首座的背，並且說道：「坐脫立亡的功夫，你算是有了；可是先師石霜禪師證悟的真實意旨，你首座就算是作夢，也還是夢不到的。」天童宏智禪師舉說這個公案以後，就作了一首頌說：石霜禪師這一宗的法脈，親自傳給了九峰道虔；首座縱使能在

香煙生起之前就坐脫了去，其實禪門正脈他還是很難通得過的。自遠古就一直存在著的月亮裡面的鳥巢中那隻鶴，一直都是一念不生的，可是牠如今還是正在作千年之夢，仍然沒有醒覺過來；住在雪屋裡的人們，到現在還是沉迷於一念不生的一色功夫中。我宏智正覺為你們大家說了吧：即使你這個一念不生的功夫非常的好，能夠坐斷十方善知識的舌頭，其實仍然是像鯉魚一樣無法跳過龍門，仍然會被點額而退回來的；假使真的想悟入的話，我勸你們：不妨把你的腳隱密的移一步，就可以看到飛龍了。】（平實案：古來相傳鯉魚長大後，如果想要變為飛天之龍，就會游向龍門；如果能夠一躍而過，就會變成龍身而向天空飛去。如果跳不過去，就會被天人在額頭上點一個紅點作記號，表示牠已經到龍門考驗過了，以後沒有機會再跳龍門了。）由此可見，天童宏智的證境，其實並不是一念不生的境界相；他恐怕大眾誤會了他的默照禪真義，所以特地提出這個公案來作說明，表示一念不生的離念靈知境界，不是石霜、九峰以及天童宏智自己的悟境。

他又有別的開示：

舉：法燈開堂，謂眾云：「山僧本欲踰棲巖竇，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燈便打云：「祖奶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爾。」師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床，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奶不了，殃及兒孫。」（《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三）

語譯如下：【天童宏智禪師舉示一個公案：法燈禪師開堂

那一天，告訴大眾說：「山僧我，本來是想要棲息在山巖石洞中；可是又因為清涼老人身後有一件還沒有了斷的公案，所以山僧今天出來為他分析。」僧問：「如何是清涼老人未了的公案？」法燈禪師聽了就打那僧，又說道：「祖父與奶奶了不掉這件事，所以今天殃及兒孫。」那僧問道：「我的過失在哪裡？」法燈禪師回答說：「過失是：我殃及你。」舉示了這個公案以後，天童禪師就說道：「這僧如果真是一條漢子，當時站出來，便好把法燈禪師的禪床掀倒，不但是自己有了出身之路，也可以免掉死後見了祖父、奶奶時仍然了不掉這件公案，反過來還會殃及他自己的子孫。」】天童只教那僧出來把法燈禪師的禪床掀倒，說這樣一來就會有出身處，何曾教他一念不生？由此開示，也可以證明：天童宏智禪師不是以靜坐保持一念不生的境界，作為證悟的內涵。所以他的默照禪所悟，仍是如來藏，不是離念靈知意識心。

又如天童宏智禪師的另一個開示：

師乃云：是我自家底，是你諸人底，是三世諸佛底，是六代祖師底；各各分上六六三十六，這裏生心即乖、動念即錯。若有箇漢，四稜著地掀幹不動，也較些子，便能向今時卓卓地，了無一法著彼，了無一法著我；自在人間，無往來相。彼具足是我，我具足是彼，法法住自位，所以道：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若是恁麼去也，是一箇了事衲僧；更須退步，更須就己，便知道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這裏不著一點，不挂一絲，拈轉殼漏子，與虛空合。合底是什麼？若無合者，爭辨虛空？若

有合者，卻成兩箇。那時明歷歷地要眼，淨裸裸地要身，撥轉機輪，便能向今時作用。若識得本來頭，一切心皆是箇心，一切法皆是箇法，坦然平等恰恰具足，便知道「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若恁麼十成時，好箇禪和子。而今，人卻道：「曹洞禪沒許多言語，默默地便是。」我也道「你於箇時莽鹵」，我也知「你向其間卜度」，殊不知虛而靈、空而妙，豈不見僧問石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是恁麼行得到，恁麼透得徹，不向死水裏浸卻。又不見僧問梁山：「莫便是和尚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碧潭不吐霧。」你若識得死底，便是箇活漢；你若識得活底，便是箇死漢。須是向靜悄悄處惺惺，鬧浩浩中歷歷；便知死中常活，不被空礙；活中常死，不被物礙；有不是有，無不是無。芭蕉和尚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所以六祖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既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方知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珍重！（《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在此一段開示記錄中，天童宏智舉出一件石門禪師與僧人間問答的公案，指示說：應當這樣在問答之中就悟了去，不是靜坐一念不生而求悟。天童禪師說：靜坐求一念不生，那是死水；所以說「不向死水裡浸卻」。由此可見他的悟處，決非靜坐到一念不生時，把離念靈知境界當作是悟境。所以他不肯當

時人靜坐時以一念不生的離念靈知境界當作是悟，所以斥責道：「而今，人卻道：『曹洞禪沒許多言語，默默地便是。』」一句話就把那些誤會曹洞宗旨的禪師們都罵了！因為曹洞宗後人總以為：靜坐時心中默默無言的覺知心便是真實常住心，心中起了語言文字就是離開悟境。如今弘揚默照禪的大師們！可得記住默照禪鼻祖天童正覺禪師上面的開示！

接著天童禪師就說道：「我也道『你於箇時莽鹵』，我也知『你向其間卜度』。」語譯如下：【我也知道「你正是在這個時候莽鹵的承擔起來了」，我也知道「你這時正在一念不生的境界中思量這樣子是否就是悟了」。】這豈不是已經罵盡今時弘傳默照禪的大師們了？豈不是預先罵盡晚明年代的天童山不孝弟子圓悟法師？豈不是預先罵了雍正皇帝了？難道今時的大師們，還要繼續在一念不生的長時間或短時間上面來計較悟或未悟麼？

天童正覺禪師又有這樣的開示：

師乃云：「兄弟！有底道：『三十年、二十年、三年、五年，在叢林中恁麼做。』」也道『我參禪學道』，若不曾到底，有甚麼用處？你但只管放教心地下一切皆空、一切皆盡，箇是本來時節。所以道：『一切皆從心地生，除去一切生底，還是本來心地。』者箇心地平等普遍、普遍，無有不在，無有不滿。既心地上生相，盡十方三世，無有一毫自外而來，俱從箇裏發現。便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心無形影，對緣即照；所以假虛空為森羅萬象之體，假森

羅萬象為虛空之用；一切諸法皆是心地上妄想緣影，譬如湛水因風成波，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爾心地上，存許多善惡等相，便是水上波浪；風休波滅，不是水滅；善惡相盡，不是心滅，本來一段事空不得。若是坐禪底人，風塵草動自看得出，不可道是說經說論；此是馬鳴祖師恁麼道，分曉直是分曉。諸人若到恁麼時節，自然恰恰好好。古人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此是全身應現。」（《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這一段開示中，斥責的仍然是一念不生時的離念靈知心也；因為離念靈知心，根本無法出生十八界法中的任何一界，更何況能出生十八界的一一界？然而天童禪師說的真實心，卻是能生萬法的心，當然不是離念靈知心。因為離念靈知心必須有意根與法塵為緣，才能從真心如來藏中出生，是緣起法，也是被生、所生的法，所以是生滅法，不是常住而能生一切法的心地。常住而能生一切法的心地又是什麼心呢？天童宏智禪師說道：「若是坐禪底人，風塵草動自看得出，不可道是說經說論；此是馬鳴祖師恁麼道，分曉直是分曉。」坐禪的人開悟時，是在風塵草動中看出端倪來的，不是坐在一念不生中而當作是悟境；只要是看出個端倪來了，說出來的法就像是講經說論一般，但他其實不是從經論中取出來講的。宏智禪師又說道：這就是馬鳴祖師這麼說的妙法，實在是太分明了！然而馬鳴祖師說的實相法又是什麼呢？正是第八識如來藏！由此證明了天童宏智的默照禪，證悟之標的正是第八識如來藏，不是

離念靈知意識覺知心！大師們讀到此處，也該覺醒了！如果找不到如來藏，就依天童禪師講的：把所生法的十八界都除去以後，剩下的又是什麼？天童說：剩下的還是本來心地。

天童宏智禪師又開示：

師乃云：「真實到處，廓落無依；更喚甚麼作『十方壁落』？更喚甚麼作『三世機緣』？一塵不受，法法同體，人人同心，只箇自受用身，十方無不周遍。既知周遍，盡法法頭上、佛佛心中具足本體，更有甚麼事來？只者一塵，也是爾本體，也是爾本心，也是爾本相，也是爾本智；所以道：『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諸兄弟！是須恁麼！爾還曾空得心緣來麼？還曾空得身相來麼？爾若空得盡，不只是空，那時靈靈歷歷地，虛中明白；若恁麼時，不是空了底時節。底也如是，表亦如是；在塵也如是，在法也如是；無有諸佛不如是，無有眾生不如是。眾生也具足如是，諸佛也具足如是；眾生放得落，諸佛提得起；是以諸佛與眾生同身共命，只箇一念元同法界。所以道：『上無攀仰，下絕己躬。』直是磊磊落落、浩浩蕩蕩，正恁麼時，作麼生體悉？言語道斷，非去來今。珍重！」（《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天童正覺禪師這一段開示中說的真實心是「一塵不受」的心，而且是無始劫以來一向都如此的；但是離念靈知心卻是六塵都受的心，無有一塵不曾受；正當離念靈知現行而存在的任何一個當下時刻，都是正受六塵的。即使是在定中，也還是離

不開定境中的法塵境界，並不是天童所說一塵也不受的真心如來藏。離念靈知心，必須依靠意根與法塵為緣，才能生起現行；若無法塵與意根為緣，離念靈知心就永遠都不可能生起；所以當祂存在的任何一個剎那，都是要依靠法塵或六塵具足，才能夠生起現行的，絕對不是一塵不受的真心。由此可知，天童宏智禪師證悟的內涵，決非離念靈知意識妄心。

宗門之所證，必須是萬法之根源心，方可謂之為悟也！天童上一段開示中也如是說：「法法同體。」不論是日常生活中的六塵，或是定中的定境法塵，同樣是從真心中出生的，同樣是真心的一部分；而且覺知六塵的離念靈知心，以及覺知定境法塵的離念靈知心，也都是真心所出生的，同樣是真心的一部分，所以天童禪師說法法同體；意謂離念靈知與有念靈知心，以及靈知心所面對的六塵或定境中的法塵，也都是從同一心體中出生的，這才是法法同體；所以天童說：「只者一塵，也是爾本體，也是爾本心，也是爾本相，也是爾本智。」離念靈知心則是面對一念不生的法塵，只能存在法塵、五塵之境界中，離六塵就不能存在的，所以不是出生法塵而與法塵同體的。如果所悟的心，不是能出生六塵、能出生離念靈知心的心體，那就不是法法同體的了。

天童又說：「爾若空得盡，不只是空，那時靈靈歷歷地，虛中明白；若恁麼時，不是空了底時節。」如果能把色身空盡、把覺知心空盡、把離念靈知心空盡了，那時可不只是空無，而是有一個心極為靈感而與你相應的，那個心是時時刻刻都歷歷分明的在了知離念靈知心的你正在想什麼，祂雖然無形無色

猶如虛空，卻不是空無的空，不是空掉一切的時節。默照禪的真義，就是默照一切虛妄，最後只剩下一個真實存在的心，那就是天童所講的「此是馬鳴祖師恁麼道」的如來藏真心了！這才是天童宏智禪師默照禪的行門方法，不是默照有念或離念的意識境界，不是默照長時間的一念不生，更不是默照「前念已過、後念未起之間的短暫離念靈知境界」。然而世人閱讀天童宏智祖師的語錄時，往往錯會，誤認妄心為真，則難免淪落生死、永無盡期。

今以天童之開示為證：

在裏不遺照，在外不涉緣；只箇惺惺能照底，在者邊不被諸法轉，在那邊不被寂滅拘，所以道：「迢迢空劫莫能收，豈與塵機作繫留？」若能恁麼去也，生死了不著我，因緣了不牽我，在生死因緣中恰恰自在。生時輒底來，更無異相；正無異相時，在法法真頭頭準，一切諸相即是自心，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若能在一切處、一切時，不被諸緣籠絡，是大智慧人。破塵出經卷，量等三千界，只是諸人妙淨明心，在一切塵一切剎，與法界等；清淨如滿月，妙明常照燭，於諸緣中出一頭地。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渾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誠如天童所言：「只箇惺惺能照底，在者邊不被諸法轉，在那邊不被寂滅拘。」這個惺惺能照底，在這邊不被諸法所轉，在那邊不被寂滅所拘繫。何謂這邊？謂真心如來藏在三界

生死中，從來不曾被六塵諸法動轉過。何謂那邊？謂無餘涅槃之中；諸阿羅漢的真心如來藏在無餘涅槃之中，也是一樣不會被寂滅所拘束的。何謂惺惺能照？惺惺者離六塵而了了分明，不在六塵中起見聞覺知，卻能夠了了分明的觀照祂所出生的種種法，故謂惺惺；真心從來不曾昏沉、睡眠，永遠清楚分明的了知祂所觀照的六塵以外一切法；亦謂二六時中，不論是眠熟位、正死位、悶絕位、處胎位中、滅盡定中，都是永遠惺惺了然分明而不昏沉，這才是真正的惺惺。能照者，謂能了眾生心行，能了異熟果報的時節因緣以及山河大地一切世界；小者，舉凡七識心之心行所欲，真心如來藏都一一了知而無遺漏，故說能照；大者，舉凡山河大地、十方世界萬法，都在祂所默照之中。

這個「在者邊不被諸法轉，在那邊不被寂滅拘」的如來藏心，才是天童所說的「惺惺能照底」，不是在講覺知心的長時間離念境界，或是短時間離念境界，或是前念與後念中間的剎那離念境界，這都是意識覺知心的六塵中的境界，不能超脫於六塵之外。因為不能超脫六塵以外，所以常常會被六塵所轉，常常會被諸法所轉。離念靈知心住於寂靜無聲、無念境界時，正是被一念不生的寂靜境界所拘；不能像如來藏一般在吵雜叢鬧的境界仍然寂滅，也不能像如來藏一般在寂滅境界中卻又能不斷地應對七識心、應對離念靈知心的心行，所以祂是永遠都不被寂滅境界所拘而自由運行的。離念靈知心則無法如此，所以不是天童所說的真心。

離念靈知心，永遠都不離六塵或定境中的法塵境界，而且

眠熟就暫時斷滅了，不再惺惺了，也不再歷歷分明了，這不是真正永遠惺惺的真心，故非天童所說的惺惺歷歷之心。離念靈知心又不能確實了知七識心的心行，因為離念靈知心正是七識心自己，不是相對於七識的存在而了知七識心行的真心。而且，離念靈知心對於祂自己的心行，也是常常不能確實了知的，所以常常有人這麼說：「潛意識裡的想法，自己往往是不知道的。」然而真心如來藏對七識心的想法，從來無有不知者，這才是真正能照之心，這才是天童所說的惺惺能照之心。

然而真心如來藏雖然永遠都惺惺而能照，每一剎那都是如此而不曾間斷過；但祂卻不是想像之法，也不是離念靈知心的了了分明的了別性，而是六塵以外的了別性，祂不在三界中的六塵諸法上面了別，所以祂陪著眾生在三界中時，祂自己不會落入三界六塵中，所以就沒有善惡分別，也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當然不會被諸法所轉而動心。等到祂出了三界時，在無餘涅槃那邊時，卻又不會被涅槃中的絕對寂靜境界所拘繫，祂自己無所謂寂滅或叢鬧可說，因為祂從來不在六塵中，也不住在寂滅的境界中；只有會與六塵相應的離念靈知心，才會有喧鬧或寂靜可說，所以真心如來藏是永遠都不會落入寂滅或喧鬧二邊的，但是離念靈知心卻完全無法住於這種二邊都不到的境界中，所以說，天童宏智的悟境，決定不是離念靈知的境界。落在離念靈知心而大力弘揚默照禪的大師們！您現在應該清醒了。

所以天童隨即又道：

若能恁麼去，聞聲便悟道，見色便明心。到恁麼時，不

被一切法礙，物物皆自己，心心絕諸緣，何處不成等正覺？何處不轉大法輪？何處不度脫眾生？何處不入般涅槃？若論此事，不論僧俗，不在久近；若爾一念相應，照體獨立，物我皆如；在一切時，圓陀陀、明了了、淨裸裸、赤灑灑，堂堂地現前，在一切時成佛作祖。只為爾放不下，自築界牆，便見有自它；是爾自礙三界，三界豈曾礙爾？若自不作障礙，便是普遍底身、普遍底心，是大自在底漢。（《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依據天童禪師這一段開示，他所悟到的心，是心心絕諸緣的，是隨處都成等正覺的，是時時刻刻都在大轉法輪的；悟前本就如此，悟後也是如此；屙屎送尿時莫非如是，也是隨處都住於涅槃境界中的，不是滅了十八界才出現涅槃境界的。天童說的真心也是隨時都在度眾生的，是悟前就已在度眾生的，是一切有情、無情都在熾然說法的。但是離念靈知心，顯然無法如此；這些開示，都顯示天童宏智禪師的悟境，決不是離念靈知意識心。一切真悟之人，皆得從禪師開示語中，隨即分判其悟之真與假，錯悟之人所不能知也！錯悟者說法，有時學真悟者所說，一定有個現象：有時歪打正著而說對了，然而大部分都說錯。真悟者所說的真心，一切時都說對，不會說錯法。天童亦復如是，處處皆依第八識如來藏之體用而為人開示，同於大慧之悟處一般無二，都不是靜坐長時間的一念不生，而是忽然間一念相應而悟入的。特以默照之法極難證悟，每每令人久坐默照而難免同墮離念靈知意識心境界中，是故大慧在面見天童之前說為默照邪禪，非無因也！大慧後來說的默照邪禪，則

是指誤會天童默照禪開示的學人，而不是指天童自己的默照禪了。

天童正覺禪師云何亦是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悟？今以其開示，舉示天下一切真悟之人，即知平實不曾謬言也：

師乃云：「衲僧家，做得妙，田地自然穩密，受用不妨蕭灑。有底如俊鷄打鳩相似，打著打不著，便恁麼去；有底如鈍貓候鼠相似，候著候不著，只恁麼守。直饒打得著、候得出，若體若用，自然有箇省發處。所以為山問仰山：『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為山云：『子只得其用。』仰山云：『和尚作麼生？』為山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兄弟！得體底人，生死搖動不得；得用底人，縱橫留滯不得；若也在表，不被物礙；在裏，不被寂困；往來宛轉，自然成一家去。方知為山得體、仰山得用，他家父子有相就底處所，亦有相奪底時節。若也打得徹去，方知為仰父子俱不虛棄：在體時，體中得用；在用時，用中得體。所以道：『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且道：總不借時如何？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這一段開示，真正明心的人，一讀就懂，說的正是第八識如來藏的體用內涵；這絕對不是離念靈知意識心能套用上去的，不是專在一念不生的惺惺寂寂境界相上面用心的。由此證實：天童宏智禪師是以第八識如來藏作為證悟標的。天童說：「有底如俊鷄打鳩相似，打著打不著，便恁麼去。」這就是

大慧的看話禪行門。天童又說：「有底如鈍貓候鼠相似，候著候不著，只恁麼守。」這便是天童弘揚的默照禪。二門都可得悟，平實今世即是以默照之法而在靜坐中悟入，所以默照禪並非不能悟入，只是極為困難；證悟後了知這裡面的關節，所以平實度人以來，禁止學人靜坐求悟，規定會中學員必須學會看話頭，在俊鷄打鳩當中悟入。二法雖有難悟易悟的差別，但都有可能悟入，所以天童說道：「直饒打得著、候得出，若體若用，自然有箇省發處。」直到有個因緣出現了，打著了或候著了，真心如來藏的體與用，自然就都明白了！

所以天童云：「若也在表，不被物礙；在裏，不被寂困；往來宛轉，自然成一家去。」這是說：如來藏在事相表面上，不被一切物所障礙，不被六塵萬法所轉，卻又不妨礙祂常住在寂滅境界中；當祂常住於寂滅境界中時，卻又同時可以事事無礙的運作不斷，也能在語言文字喧鬧境界中保持寂滅境界而繼續運作不斷。乃至覺知心正在夢境中顛倒時，或覺知心斷滅而眠熟、而入滅盡定時，祂都繼續保持著寂滅境界而又運行不斷。證知如來藏而現前觀照到祂的這種不被物礙、不被寂困的實相境界時，往來宛轉一切萬法，都匯歸於如來藏了，自然就成為一家子裡的法了，妄心、六塵萬法也都歸如來藏所有了，自然就成為一家子的法了，這時又豈有真心、妄心可分別？這就是天童禪師所悟的心，當然不是離念靈知心所能做得到的，當然不是離念靈知心所住的境界。

天童禪師又引述南泉普願禪師之語，破斥能見、能聞底意識覺知心：

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成家立業。若當時識不破，過後望崖讚歎，已是劍去久矣！更向根境法中捏怪道：『聞底豈不是佛？見底豈不是佛？』用根、境、識作道作理。直饒爾安排得順，鬥釘得成，遠之遠矣！那時做手腳不辦，又是七顛八倒，向甚麼處洗得頭面淨？向甚麼處著得手腳穩？爾但一念萬年去，口邊白醜去，便有相應底時節。」古人不曾將一言一句向者邊為人，只教爾了卻那邊，卻來者邊行履。（《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然而今時諸方大師與禪和們，同墮於離念靈知心而自以為懂得默照禪以後，浩浩同聲總道是悟，卻不曾認真讀取天童開示以瞭解默照禪的真義及諸祖真言，都不肯依 佛陀經教尋覓真心如來藏，只在根、境、識上作道理，更道能聞底是佛、能見底是佛，總落在能覺能知意識妄心上面，依舊道眼未明、生死不了，更與真善知識爭競，妄言禪宗所悟的真心不是第八識如來藏，如是之人落入意識妄心中，我見、常見尚且斷不了，能有什麼功德受用？所以天童便把趙州的開示取來說向眾禪和：「更向根境法中捏怪，道：『聞底豈不是佛？見底豈不是佛？』用根、境、識作道作理。」如是破斥了能聞、能見底意識心以後，天童隨即又道：「如今一般漢，將禪冊子上言語，作道作理、作佛作法，幾時得了去？」教導大家：務必真得求證如來藏以後，才能真的懂得祖師言語中的密意。果真天童所悟得底是離念靈知意識心，他又何必取南泉普願禪師這一段開示來斥責自己？大師們讀到天童這段開示以後，總該覺醒了

吧！總該揚棄離念靈知心是真實心的邪見了吧！

天童禪師所悟之心，體性完全同於第八識如來藏：

所以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箇時平等平等，無起滅無往來，無好惡、無取捨，恰恰好好是平等相。若有少分相觸，便成礙塞。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

意謂真實心如來藏，「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如來藏是萬法之根源，是世間、出世間萬法之法源，但是自己卻從來不去了別萬法，也不去了別自己所有的無量功德法，祂從無始以來就是無好、無惡，無取、無捨，恰恰好好是平等相。反觀離念靈知心，正當一念不生之際，也還是有好惡之心行不斷，也還是正在了知好惡，也還是能返觀自己是否起了好惡之心情，決定不是無好、無惡的心；而且正當離念而了了分明時，對於善事惡事、美醜淨穢也都懂得取捨，不是真離善惡取捨的心，並非真的平等相，所以都不符天童宏智所說的恰恰好好是平等相。

如何證明天童宏智之所悟同於大慧宗杲？有其開示為證：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小參開示云〕昔日，意上座問洞山云：「『如如遍』居前？『不如如遍』居前？」山云：「如如遍居前，不如如遍亦居前。」意云：「如如遍分其優劣？不如如遍分其優劣？」山云：「如如遍分其優劣，不如如遍亦分其優劣。」意云：「何分彼此？」山云：「亦分亦不分。」意云：「如何是分？」山云：「如如遍。」意云：

「如何是不分？」山云：「不如如遍。」意云：「莫便是『通身不通身』邊事？」山云：「不是者箇道理。」意云：「是甚麼道理？」山云：「是如如遍、不如如遍道理。」復云：「意上座欲知麼？一似八十老婆嫁與三歲兒子，年雖長大，要且被他三歲兒子索喚，不得自由。」後，僧舉問曹山：「如何是八十老婆？」山云：「紛紛白髮連頭雪。」僧云：「如何是三歲兒子？」山云：「不為主。」僧云：「為甚麼不為主？」山云：「不見道『三歲兒子一切過不得』？」僧云：「既是八十老婆，為甚麼嫁他三歲兒子？」山云：「直得似八十老婆，始解奉待〔註〕他。」師云：「兄弟！舉、則舉了也！且作麼生履踐？若是久參高德，直下不疑；後進初機，大須子細。」（《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六）〔註：奉待二字，今時閩南、台灣地區仍常用之，謂奉侍及款待之意。〕

天童禪師特地舉示此一段洞山良价禪師開示的公案，為大眾開示。如今篇幅所限，平實且不一一語譯，但舉其中一句洞山的開示，便可讓大眾證知天童所悟決非離念靈知心，正是如來藏識也：「意上座欲知麼？一似八十老婆嫁與三歲兒子，年雖長大，要且被他三歲兒子索喚，不得自由。」若依雍正皇帝、晚明天童山圓悟法師等人落處之離念靈知心觀之，則絕對無法與曹洞宗最高祖師洞山、曹山之開示相應，也絕對無法與默照禪鼻祖天童宏智之開示相應，根本無從印證之；但若以大慧宗杲之話頭禪參究而悟入者，則此一曹洞宗宗祖之開示，即完全相符相契，絕無絲毫隔闕。由此證知大慧與天童所悟同

一無二。

離念靈知心，以當今人類而言，最多不過百歲、一百五十歲，不過此數；離念靈知心唯有一世故，不能去到來世故，非從往世來到此世故。若以無始劫來本自存在之第八識如來藏較之，以無始劫常住之如來藏作為八十歲婆子而譬喻之，則將離念靈知心譬如三歲兒子者，絕無過貶之處；然而真心如來藏這個「八十歲」的「老」婆子，卻是如同嫁給三歲兒子一般，處處聽從三歲兒子索喚，從來不得自由。然而不自由之中，卻又無比自由，從來無拘無束。依大慧參話頭方法而真悟得如來藏時，曹洞宗祖洞山良价禪師與天童宏智這個譬喻與開示，卻可以完全印證無誤。反觀古今自認為曹洞宗正統繼承人之大禪師們，落入離念靈知心以後，對於曹洞宗祖此一開示，卻是完全不懂；面對大慧後人舉示此一公案而探詢時，只能個個面露窘色，一語不發；除了顧左右而言他以外，別無作略可行。然而天童宏智禪師為何卻故意舉示此一公案，用以開示學人？由此當知天童宏智所悟者，絕非古今崇尚默照禪而墮於離念靈知心之人所能臆想而知也！譬如天童後面又補了一句曹洞宗始祖曹山本寂的開示說：「直得似八十老婆，始解奉待他。」若是離念靈知心，懂得奉待阿誰？但是如來藏——他——卻懂得奉待三歲小兒離念靈知心。這個老婆子若不是「八十歲」了，還真奉待不了離念靈知心這個三歲小兒呢！這又豈是落在離念靈知心的大師們所能窺知其中密旨的？

雖然天童禪師默照之法不佳，致彼曹洞宗的徒眾們難得悟入，然其開示卻又常常舉示法身慧命出生因緣、處處指授，未

嘗辜負人：

是汝心不知，非汝心不會；不會無不會，不知無不知；只箇不會、知，殊特也大奇。憶得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慈云：「般若以何為體。」州呵呵大笑；來日，州掃地次，慈卻問：「般若以何為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兄弟！大慈、趙州兩員古佛，一期相見不妨奇絕，且作麼生商量？明中呈伎倆，是人猜搏靴〔註〕裏動指頭，阿誰知有？還相委悉麼？休道神鋒藏笑裏，須知鬼箭落風前。（《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五）〔註：猜搏靴，譬如商人作買賣時，雙方各將一手伸入同一個皮製的密封套筒中，以手指互握來示意買價、賣價，那個皮製的套筒就是猜搏靴。〕

既然天童宏智禪師出道以來，都以如來藏作為開示之標的，所以說「不會無不會，不知無不知；只箇不會、知，殊特也大奇」；就如有人問永明家風，永明只道個「不會」；亦如有人問羅漢桂琛，羅漢禪師也只道個「不知最親切」，清涼文益禪師一言之下就此悟去，豈是靜坐而求一念不生？又何用默照妄念而與妄念極力對抗？如今天童更舉出禪門聞名古今的啐啄同時機鋒，又搬出老趙州的公案來，其實都只是因為老婆心切，所以明指入處；可憐曹洞後人會不得，盡皆落入離念靈知心中，既斷不了我見、常見，也破不了無始無明，依舊茫然於般若、覷不得中觀、起不了種智。凡此緣由，都從默照之法難以悟入為始，復因不肯信受大慧參話頭之妙法為中，又因慢心不信真善知識開示為末，所以由始至終無有入處；天可憐見，大慧為眾人指出一條明路，大眾何不依從、以利自他？

從天童宏智禪師一生引述之公案及開示觀之，顯示其所悟者同於大慧一般無二，然而卻教人以默照之法，欲以之求悟如來藏者實難，是故大慧禪師憫諸學人，不得不破之，致有是言：

既未到這箇田地，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說亂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作妄想。邇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真是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脊梁骨，莫作這般去就。作這般去就底，雖暫拘得箇臭皮袋子住，便以為究竟，而心識紛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妄念〕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難乎？宗杲亦嘗為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真善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我宗杲以前也曾被這種人所耽誤，如果不是後來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識，幾乎就空過一生了〕；每每思量，直是叵耐〔每一次思量起這種誤導眾生的事情，心中真是很難忍耐得住〕，以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由於這個緣故，所以就不惜口業，盡力救治這種弊端〕。今稍有知非者，若要徑截理會，須得這一念子曝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六）

禪門宗旨所悟者既是第八識如來藏，則當以公案禪參究之，最為易悟；而且證悟之時，只是一念之間突然相應到如來藏，是一念之間就悟了，不是長時間久坐盤腿一念不生而說為悟。

然而平實卻有一段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公案，致諸聰明伶俐阿師，以免錯會：

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

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

天童就此公案開示云：

兄弟！看他古德不守一隅；將一言半句提誘後人，甚是徑直。若是大丈夫漢，向這裏一嘔便盡、一屙便了，空懷疑膜廉纖作麼？如今咬一粒米、著一片衣，直須教腳踏實地自不欺謾。若不如是，還是欺賢訶聖去也！大須子細！莫只恁麼過時，難期了日。（《宏智禪師廣錄》卷五）

天童以何緣故道是「一嘔便盡、一屙便了」？眾家禪和！於此應須仔細參詳好！只恁麼一念相應便得，何須竟日盤腿熬出個離念靈知境界來？又何須下座之後起念便不是悟境？更何須時時與妄想念頭對抗以為保任？縱使每日從早至晚都能不起一念，如是熬得永遠離念之時，卻仍然只是意識見聞覺知境界，仍然被六祖所訶，依舊不通般若，還是見不到萬法出生根源之實相如來藏。如是繼續盲於般若實智，有何親到處？

更有學人認定見聞覺知心能動、能轉、能作一切事，故覺知心即是法王真心；殊不知一切舉止行動皆是風大所轉，行陰所現，正是無表色，正是生滅法；行陰由有色陰方有，若論色陰、行陰、動轉，皆是五陰所攝的虛妄法，無一真實，焉得謂動轉行陰即是真實心？又如聖 玄奘菩薩的〈八識規矩頌〉中說意識心的特性：「動身發語獨為最。」所以動轉正是意識心的行陰，也是色陰的行陰。由是緣故，禪師每言「動是法王苗」，唯是法王之苗，絕非真實心法王也！復次，學人聞此，離卻動

轉，則又轉入另一邊，便盡日裡靜坐以拘其身，繫縛覺知心，令心不起一念，以此離念靈知心不動不轉而作為真實心；但能至長時間一念不生時，便道已經開悟明心了也。然而離念及有念之靈知心，俱是妄心意識，都是依他起性心，同於雍正凡夫所住意識靈覺境界，將來五色根若壞時，即不得現行，何況能夠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敵不了生死也！

復次，離念靈知心、或有念靈知心，總是時時夤緣六塵，不離六塵萬法，正是輪迴生死之根源，正是令意根生起執著之虛妄心也！如何可言離念靈知心即是真實心？如是而言坐至無念時即是開悟明心，佛法中決無是理也！由是緣故，宗門祖師又道：「寂是法王根。」謂覺知心若能住於寂靜之境界中，則得專心致志而覓真實心如來藏也！然而寂靜境界中之覺知心，終究只是證得法王之根栽罷了，尚非法王，不應執著寂靜境界中的離念靈知心為真實不壞心，不可認作實相心，仍應在此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方能顯現法王全身也；從此以後，不論去到十方哪一個世界，都是如此顯現法王全身的。

此謂一念不生寂靜境界中之覺知心，仍然是第六意識心，終非實相第八識心；有智之人聞此，便知應以此寂靜而能專心參禪之覺知心，以動靜之中都能以一念不生之定力作為工具，專心求悟，以證另一從來寂靜、從來離語言文字、從來不起妄想、從來不生不滅不間不斷、本來涅槃之第八識如來藏。如是悟得如來藏時，須以經教一一實地檢查，完全符合之後，方可說為真實證悟也！譬如符令，雖然可以號令眾人，但卻必須與母模套合相符，方可謂之為真。釋迦世尊一大藏教即是禪門

宗旨符令之母模，大乘經教中所說，莫非宣示佛所悟證之實相心境界，般若諸經所說莫非所悟實相心境界之智慧，乃至諸佛賴以成佛之一切種智，亦莫非第八識實相心之智慧境界；若有大師自謂為悟，欲要號令眾人依止於彼而修禪法者，眾人應當先行檢查他自稱開悟而指示別人參禪方法的符令，是否符合經教母模？然後才決定是否依止之。由此可知，經教即是檢驗所悟符令是否正確之模貝也！既然如是，當依經教所說證悟標的而學禪、參禪；亦當依循經教所說證悟內涵而作印證，不可絲毫離於經教而自印證為悟也！

若人不明藏識，落於覺知心意識境界中，而言開悟證聖者，皆是大妄語人也！此非今時平實方作是言，古人早已言之也！譬如《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十五中，如是記載：

大慧禪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為我說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真善知識不欺我，真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得。」

自克勤以下千年來之禪宗，都是虎丘與大慧之門下；然而虎丘宗門正法，數代之後即告滅沒，墮入離念靈知意識心中；所餘確能賡繼禪宗正法密意者，則唯有大慧一脈爾，別無他人；由此可知克勤大師以下千年之中，若言禪門最高宗師，除大慧以外，不作第二人想。然而大慧禪師千年之前，早已親對吾人開示：禪宗之悟，如同金剛圈一般，常人悉皆咬嚼不動；唯有「**藏識明**（親證如來藏）」的人，方能透得禪宗這個金剛圈。此是禪門祖師大德早就開示過的聖教，末法時世禪門愚人，卻仍然不肯信受，偏要認定離念靈知意識心為禪宗所悟之標的，

愚何至此？

既然經教中所說之證悟內容是第八識如來藏心，既然大悟禪師所指示之悟道內容也是藏識——如來藏，則學禪求悟之禪和子四眾，都應求證如來藏第八識心之所在，藉以發起般若實相智及一切種智妙慧；萬勿再沉迷於常見外道所墮之離念靈知心境界中，此是楞嚴所說外道五現涅槃之第一種外道涅槃故。平實在此呼籲當今一切錯悟大師及諸求悟學人，都不應求住寂靜境界中而自以為是；寂靜專心境界之證得，只是證悟菩提之先決條件，只是法王根，仍非法王自身，並非所悟之標的也！是故一切禪和都應將覺知心修習基本定力，令能安住於寂靜而不外緣之心境中；由此緣故，便能專心致志的參禪；如是心細之故，方能一念相應而悟得本來清淨自在之真實心如來藏。

禪門證悟之境界，既是第八識如來藏，然而第八識如來藏是與第六意識離念靈知心同時同處和合運作之另一心，是與第六識離念靈知心同時存在運行的第八識心體；應以離念靈知心為工具，用以尋覓離見聞覺知之另一心體如來藏，故知禪門宗旨之行法，決非「轉變虛妄之第六識覺知心為真心第八識如來藏，卻將本來就是真心的第八識如來藏棄置不顧」，否則即是捨本而逐末。一切禪和子們都應先了知此一前提，都應先信受此一前提，然後參禪方有入處。若不能建立此一正確觀念，則參到老死，乃至未來無量世參到驢年到來時，亦將毫無證悟之機緣；只能將錯悟境界誤認為是真悟，落在第六意識境界中而成就大妄語業。這是平實苦心孤詣而為大眾指示參禪之方向，方向若是錯誤，假饒參到三十大劫以後，也仍然不免

會落入離念靈知意識心中；是故，證悟之境界相，即是親證第八識如來藏，因此而得現觀如來藏之中道性、無我性、真實性……，一切禪和子們對此不可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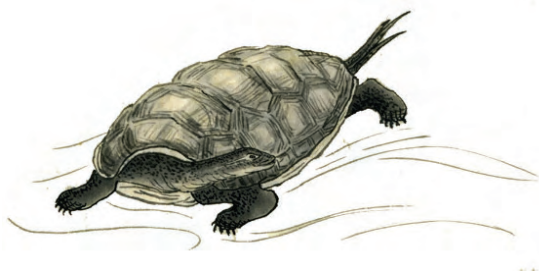
禪門宗旨所悟之內涵，唯是如來藏；這說法，並非唯有平實往世、此世方作是言，是故此說決非平實一家之言，實是古已有之，《佛祖綱目》卷四十一載云：

祖燈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行矣！」侍者執紙求偈，燈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火化，異香襲人，舍利不可勝計。

是故宗門禪和若真欲求悟，皆應速棄「離念靈知心為真實常住心」之邪見，以離念靈知第六意識心為工具，努力求證同時存在的第八識如來藏。證得如來藏之後，隨著時日漸久，般若真實智慧便可漸如泉湧，妙慧橫生，宗門禪和盍不求之？

大慧宗杲禪師威名震古鑠今，禪宗真旨早已透徹，並已證得諸祖中極難得證之眼見佛性重關境界，非唯禪門初關與牢關爾，是故當今學人與諸大師未可小覷之。然而大慧禪師所言者，亦謂禪門證悟之宗旨，若非悟明**藏識**，則不能入；若欲透過禪門宗旨，須是明得**藏識**，方能出生般若實智。平實十餘年來如是明言，時人總多不信；如今再舉禪宗徹悟古人之言以證，並為今時弘揚默照禪之大師等人，特舉天童默照禪所悟之內涵，證明他所悟者仍然是如來藏而非第六意識離念靈知；願

我當代大師與諸學人，都能信之，則求悟禪宗般若禪宗旨之事，方有冀望。即以大慧宗杲及天童宏智禪師諸多開示，繕於此書中，贈諸大師、學人，願諸大師與學人，數年之後皆得悟緣。（待續）





(連載五)

四、證嚴「上人」將佛法世俗化的證據

觀察證嚴法師歷年來所說佛法，不僅是嚴重違背佛說(譬如有時否認第七識、第八識，僅承認有六識，將生滅的意識心認為常住不滅的心等)，而且還將佛法世俗化及淺化。以下，正光透過法義辨正的方式，一一列舉證嚴法師將佛法世俗化、淺化的事實昭告大眾，讓佛門四眾得以了知；待了知後，得以遠離證嚴法師的邪知邪見，以免斷送了自己法身慧命出生的因緣，亦免除證嚴法師因為自己無明的緣故，種下地獄業而不知。

首先舉示證嚴法師將佛法世俗化的證據。證嚴法師在《清淨的智慧》第一〇六頁~一〇七頁云：

何謂明心見性？在凡夫稱為「心」，在佛稱為「性」，我們現在都是用心而迷了性。我們出生在人間，培養出來的叫做習氣，我們由第六識來分別外面的境界，

一直將人性與衆生分別，我執我見，而使人心脫離了佛性；其實，佛性即凡夫心，凡夫心即我們本來佛性，因此明心見性，套一句現代的語言，即是「啓發良知，發揮良能」，我們現在修行學佛，重點即在啓發自己的良知，開發人們的愛心。

從證嚴法師所說這一段話中，就知道她有很多錯誤的所在，正光以她較大的錯誤而分五點來說明：第一點：凡夫的第八識與佛地的無垢識體性無二無別，所差異者，凡夫第八識體內含藏的種子有染污，而佛的無垢識所含藏的種子究竟清淨，因此凡夫的第八識斷除了煩惱障現行，斷除了分段生死，把第八識除掉了阿賴耶識名稱而改稱為異熟識，只改其名，不改其體。雖然第八識已斷除了分段生死，可是仍然有變異生死未斷除，因此精進的斷除異熟識體內的煩惱障習氣種子隨眠及所知障隨眠，第八異熟識又改名為第八無垢識，仍是只改其名，不改其體。由上可知，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無垢識都是第八識之異名，只是在不同階位有不同名稱而已，因此眾生的「心」——第八識，與佛地的「性」——無垢識，都是一樣的，體性非常清淨，無二無別；所差異者，其所含藏種子有差異爾。然而這樣的說法，唯有成就大法的菩薩摩訶薩才能信受，一般凡夫如證嚴法師、印順、昭慧等人都是無法信受的，此即《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一所說正理：

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唯信佛語。（CBETA, T12, no. 353, p. 222,

古時聲聞羅漢都信佛語，所以相信無餘涅槃中的實際就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可是現在的印順、昭慧、證嚴等聲聞人卻是不信佛語的。反觀證嚴法師這一段話：「在凡夫稱為『心』，在佛稱為『性』。」她認為「心」與「性」是同一種法，只是因地與佛地不同而已，這是完全不懂心與性的凡夫俗子，不懂心與心性非一亦非異的中道正理，也是完全違背佛的開示，完全不如法。

第二點，**第八識真心，從無始劫來未曾迷過，有所迷者是第八識所生的七轉識。**但是七轉識都不可能變性為第八識如來藏真心，可是證嚴卻想要把第六意識覺知心修行清淨以後轉性而變成第八識真心。第八識從無始劫以來，體如金剛，堅不可壞，從來離見聞覺知、從來不在六塵境上起分別、從來不思量、從來不做主，怎麼會有迷與悟可說呢？因為從無始劫以來就一直都是離六塵見聞覺知的，怎會有迷或悟可說？譬如《維摩詰所說經》卷二：「法〔真實法第八識〕不可見聞覺知」、《大方等大集經》卷十一：「一切諸法無作、無變、無覺無觀，無覺無觀是名心性」等，故曰不迷；正因為這個不迷，所以第八識真心無始劫來也就沒有悟可說了，所以《心經》才會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智亦無得。」第八識既無見聞覺知，當然不會學法、參禪、求悟，所以第八識也無所謂的迷可說了！但是第六識覺知心是生來就迷於實相的，也是永遠的第六意識妄心，永遠不會變成真心第八識，所以證嚴法師想要把妄心意識修行清淨而轉變成真心的說法，正與法界現量的事

實互相顛倒。

第八識所生的七轉識，即是一般眾生所認知的心，從來都在一切六塵境界上生起分別與執著，沒有不分別執著的。譬如眼識分別顯色青黃赤白與明暗（此指狹義的色塵分別，廣義而言，還有意識在色塵上分別長短方圓的形色、屈伸俯仰的表色），耳識分別聲音、鼻識分別香臭、舌識分別酸甜苦辣、身識分別冷暖細滑觸等、意識除了前五識的功能外，尚有其他細膩的分別，非前五識所能分別，意根則是處處思量所以時時做主。由此可知，第八識從來不在一切境上起分別，從來不曾迷；而七轉識處處在分別，沒有不分別的，而且還不知道自己是第八識所生（證悟者或曾聞熏正法者除外），也不知道一切境界相，就是第八識藉著所生的有根身接觸外五塵境，而由第八識顯現內六塵相分境，七轉識就在內六塵相分境上起分別而有三性——善性、惡性、無記性，因此妄自造業，導致有情輪迴生死不息，故說之為迷。若是從來離見聞覺知的心，就不可能會有迷可說，因為離見聞覺知的心一定不會分別，不分別的心就沒有迷與悟可說了！因此證嚴法師所說「**我們現在都是用心而迷了性**」，不僅違背唯識學八個識的正理，而且還落入妄心七轉識的自性裏，把參禪的正理完全弄顛倒了，所以說她根本未曾證悟過。而這個妄心七轉識就是證嚴法師及一般世俗人所認知的「心」，都不知道真心第八識在一切心行中，從來同時、同處無私無悔的與妄心一起配合運作，因此證嚴法師不知言知、不懂示懂、未悟說悟，這樣短短的一句話就洩了她的底蘊！

第三點：**習氣是經無始劫以來熏習得來的**，非是證嚴法

師單單指今世熏習得來的，因此證嚴法師說：「我們出生在人間，培養出來的叫做習氣。」非是如實語，何以故？吾人之有種種習氣，都是因為經過無始劫以來，不了知生命實相及不如理作意熏習的結果。這個道理，可從唯識學上「現行熏種子，種子熏現行」來解釋。所謂「現行熏種子」是指七識心現行，熏習了諸法成就，種子落謝後而長養第八識中所含藏的種子，這也是說眾生在世間因種種身、口、意行不斷造作了善業、惡業、無記業等業，並於造作後被第八識自動保存著，因此第八識心中的識種內容經過熏習後而有所改變。「種子熏現行」是指第八識保存七識心熏習所得的種子，於外在種種因緣成熟時，使七識心得以現行而實現善性、惡性諸法，或者無關善惡性的技術諸法等；這就是說第八識保存的業種，因七識心不斷攀緣外境的結果，而使往世七識心熏習所成的相應識種現行。再由於七識心不斷的攀緣外境，而使七識心的種子現行，重新經過熏習諸法之後，復保存於第八識心中，而使第八識的識種不斷的改變，像這樣「識種現行→熏習諸法→識種落謝→長養識種→識種現行」的過程不斷重複出現，此即是唯識學所說「現行熏種子，種子熏現行」的正理。正因為有「現行熏種子，種子熏現行」的道理，使有情不僅在世間可以熏習及成就種種世間法，而且還可以在世間繼續熏習出世間法，成就二乘解脫道及大乘佛菩提道。

正光可以舉一個譬喻來說明「現行熏種子，種子熏現行」的實際內涵。譬如有二個水庫結構及含水量相同，一個是高度較高的水庫（稱高水庫），另一個是高度較低的水庫（稱低水庫）；

白天時，另有一個核電廠補充水庫發電的電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將高水庫的水流放到低水庫，利用高低水庫兩者高度落差帶動低水庫發電機而產生電力；到了夜晚，用電量大幅度減少的時分，則將核電廠的多餘電力，將低水庫的水又送回高水庫。核電廠的抽送低水庫回到高水庫，就譬如熏習。如是不斷一放一抽的結果，水的總量及水位高度並沒有因此減少，反而產生許多電力可資民生及工業使用，符合唯識學所說「現行熏種子，種子熏現行」的正理，何以故？一者，於白天用電高峰時，利用高低水庫兩者高度落差結果產生電力，相當於唯識學所說「種子熏現行」的道理；二者，於夜晚離峰用電時分，利用核電廠多出來的電力，將低水庫的水抽回高水庫，這就是唯識學所說「現行熏種子」的道理；三者，水不斷的一放一抽的結果，水庫總量及水位高度維持不變，卻增加許多額外的附加價值——電力，這就是唯識學所說識種熏習的內容，因為熏習的結果而有所改變的正理。

從上面方便的舉例而得知，吾人今世的習氣，是無始劫以來、以及今世所熏習所得的結果，非是單單今世所能成辦的，因此證嚴法師說：「我們出生在人間，培養出來的叫做習氣」，是很局部的說法。如果證嚴法師所說能夠成立的話，在醫院嬰兒室剛出生而未經父母教養熏習的嬰兒，個性都應該一樣；可是事實上顯現出來，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個性都不同，有的小孩非常好哭、好動，有的則非常文靜，有種種的不同，這顯然不是單單今世的熏習所能成就。

又正光曾經在某一頻道看見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實紀錄，可

以說明習氣是無始劫以來所熏習的結果，不是證嚴法師所說的單單今世熏習所能成就的。其內容如下：有一隻剛破殼出生的豬鼻蛇，剛要離開出生地時，卻發現洞口有一隻老鼠闖進來，這隻還很小的豬鼻蛇發現後，知道老鼠會吃牠，卻不慌不忙翻身裝死而逃過一劫。如果依照證嚴法師說法，習氣是今世才熏習得來的，為什麼小豬鼻蛇遇到危險，今世未經教導就會自動裝死而逃過一劫？所以從這裡可以證明，小豬鼻蛇遇到危險，未經過教導就會裝死，乃是無始劫以來所熏習的結果，所以遇到危險的時候，因為習氣使然，得以直覺的裝死，以騙過老鼠。此外，還有許多例子，如袋鼠胎兒自母袋鼠子宮出生後，不需他人教導，就會自動爬到母袋鼠乳頭上；小烏龜剛才出生爬出沙灘上，也沒有人教導牠，自然而然就會往海水方向走等等，都可以說明習氣是無始劫以來所熏習的結果，不是單單今世熏習就能成就的。從這裡可以了知，證嚴法師所立的宗旨根本無法經過旁生的考驗，當然更不可能通過人類的考驗了，所以證嚴法師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是不正確的。

第四點：吾人能夠分別外境，是透過第八識及第八識所生的根、塵、識和合運作分別才完成的，非是證嚴法師所說「我們由第六識來分別外面的境界……」。第八識投胎於受精卵約五、六個月左右，五色根漸漸具足（殘障者除外），連同與第八識一起投胎的第七識意根，六根具足了；因有六根的關係，能夠接觸外五塵：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再由第八識變現內六塵（含法塵）相分；因有內六塵相分，意根欲了別的緣故，才生起了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因為有六識分別一切法的關係，才能了知外境。因此吾人能夠了知外五塵境是因為有第八識及六根、六塵、六識和合運作，以此連接外境才能成就，非是證嚴法師所說：「**由第六識來分別外面的境界**」，單由第六意識是無法分別外境的。

又在睡著無夢時，前六識已不現行，意根仍然藉著第八識及第八識所生的五根接觸外五塵境所變現內法塵相分而繼續分別。但因意根的了別慧極低劣，無法像意識有自證分及證自證分能做很細膩的分別，因此有情無法察覺到祂的存在，一直到睡前自己所預設的境界（如鬧鐘響、光線漸漸明亮等）出現，或者法塵上有重大變動（如地震、大雨聲等），意根雖已了知法塵有了大變動，但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情，祂欲了知法塵重大變動是什麼情形，因此喚醒意識來分別，這樣就清醒過來而知道究竟出現了什麼事情。既然睡著無夢時如是，悶絕、正死位、無想定、滅盡定亦復如是，意根一直接觸法塵而作極簡單的分別，只是這個分別非常微細，唯有破牢關證得意根的菩薩們，或是隨從證悟菩薩的言語或書籍的閱讀中才能了知，非是初明心、初見性的人所能了知，何況連明心、見性智慧都未證得的證嚴法師，更無法了知。因此，在眠熟等五位中仍然有七、八識二識及第八識所生的五色根仍然繼續接觸外五塵境，由第八識變現內法塵相分，再由意根所了別，非是單單如證嚴法師所說：「**我們由第六識來分別外面的境界**」而已。

第五點：**所謂明心其實是找到第八識的本體，見性則是在山河大地上親眼看見第八識的另一種作用，並不是證嚴法師所說：「啓發良知，發揮良能。」**假使她是王陽明的信

徒而不是佛教裡的法師，當她這樣說時，我們就不會責備她；但她是佛教中的法師，又是中國的大乘禪弘揚地區，她說這話就很不應該了，當然要說出她的錯誤所在，以免誤導了慈濟四百萬信眾。禪宗所謂的明心，是指破本參，乃是指參禪者在參禪的過程中，不斷地在真心與妄心和合運作之間，尋找出真心如來藏；於因緣成熟時，一念慧相應而觸證到第八識，就當場了知意識心的虛妄性，隨即斷了三縛結（我見、疑見、戒禁取見），同時也轉依了第八識本來無生的體性，因此引發般若智慧的出現。

為什麼明心的時候，可以斷除三縛結呢？在明心破本參的時候，發現這個真心從來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淨不垢，而這個妄心七轉識，一直都是不斷的生滅著，也永遠有善業、惡業的增減，從來都是有時清淨、有時染污的。又觀察意識心的夜夜眠熟就斷滅了，因為這個緣故，依第八識心體無生的體性來現觀第八識所生的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都是虛妄不實的，並轉依第八識無生的體性，因此能夠滅度一切的苦厄，此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一所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CBETA, T08, no. 251, p. 848, c7-8），隨後就現前觀察到真心如來藏與意識心非一亦非異，意識心附屬於如來藏時亦可說是不生滅的，所以就說是無二無別，否定了意識心而將意識心攝歸於如來藏心體中，因此斷了我見：不再以生滅性的意識心作為不滅心。

當找到第八識時，不僅能看見自己真心的運作，發起下品妙觀察智的初分，而且也看見別別有情真心的運作，與自己無

二無別，因而發起下品平等性智的初分，此二智名為總相智，都是根本無分別智。因為發起這二種智慧而開始有一些能力簡擇法義的緣故，於經中所詮釋真心的道理漸漸能夠了然於胸，心得決定不再懷疑自己是否有悟沒悟；並以悟後所得的總相智簡擇古今祖師們所說的三乘菩提法義，能夠分辨這是證悟祖師、這是未悟祖師、這是已斷我見的祖師、這是未斷我見的祖師……等等，因此而對諸方大師之有悟未悟及是否已斷我見，都可以心得決定而無疑惑，因此而說為已經斷了疑見。

又外道沒有證得生命實相心之前，想要遮止七轉識的有時清淨、有時不清淨，想要遠離七識心不能恆住清淨境界的緣故，因而施設種種不如理作意的戒律。譬如每天要吃草的牛戒，每天要泡水的魚戒，食自落果、常立不坐……等等戒。參禪者明心找到第八識後，發現這個第八識從來離見聞覺知，從來不持戒，是七轉識自己在持戒；七轉識發現這個道理後，轉依第八識無生的體性，了知解脫之道不是憑外道所說施設的禁戒可以修成的，知道那些禁戒的施設都與解脫無關，都與實相的修證無關，所以成就道共戒而不再非戒取戒了，不再以不如理作意而亂施設的戒相為依歸，因此而斷了戒禁取見。

因為明心斷了三縛結的緣故，成為大乘通教中的菩薩初果聖人，也是聲聞解脫道中的初果聖人，但在大乘別教中只是位階外聖內凡的七住賢位菩薩。又因為找到第八識，發起般若智慧，而有五種宗通（宗門意旨的通達）：

一者，**真實義通**：於明心證真後，發起般若總相智，能夠現觀自己與別別有情真心如來藏的運作，與經典所說完全符

合。

二者，**得通**：明心所獲得的總相智，是以往沒有而今獲得的智慧。

三者，**離兩邊通**：獲得總相智以後，能夠現前觀察第八識從來離見聞覺知，從來不思量、從來不作主，永遠中道性，不墮二邊——常見與斷見，因此能夠離二邊。

四者，**不可思議通**：獲得般若總相智的人，所說的法義甚深極甚深，不是未明心的凡夫乃至阿羅漢愚人所能了知。

五者，**意通**：明心的人所說的法義，唯有明心的人，以及久悟的上地菩薩能夠了知。因為有般若總相智以及五種宗門意旨通達的關係，能夠於初見道之後的相見道位上精進斷惑修證，能夠於十住如幻觀、十行陽燄觀、十迴向如夢觀，以及初地鏡像觀、二地光影觀……地地增進，乃至成究竟佛；因此而在明心之後，得以在內門廣修菩薩六度，乃是修道的開始，非是修道的究竟。但是這些道理與親證，證嚴法師都不曾走過、不曾實證，也無法懂得這些道理，她怎能為人解說她自己不知道的明心與見性的內容呢？強行出頭解說，當然會與事實相違，就不免誤導眾生了。

所謂見性，必須先於平常鍛鍊看話頭的功夫，然後作一段長時間的看話頭功夫，在看話頭的功夫成熟以後，開始參禪；並於參究佛性的話頭時，引發真疑出現，於因緣成熟時，肉眼忽然伴隨慧眼（智慧之眼，即心眼）看見第八識的另一種面目，亦即第八識直接出生的見分，外於六塵而不斷在運作，而在六

塵、在山河大地上面分明顯現；這時就可以眼見世界及身心世界如幻，當下成就如幻觀而不必作種種觀行。並於眼見佛性的當時，成就二種受用：一者，不僅看見到自己佛性，也可以看到別別有情的佛性；二者，不僅可以在有情身上看見自己與有情的佛性，也可以在山河大地上面看見自己的佛性，譬如在牆壁、山河大地、石頭、樹木等，看見自己的佛性，實際上自己的佛性卻不在那些無情物上面。因為能夠眼見佛性的關係，當時隨即成就薄貪瞋癡的功德，成為大乘通教菩薩的二果人，也自然同時獲得聲聞二果的解脫分。

綜合上面可知，明心見性是在參究過程中，找到第八識本體，以及在鍛鍊看話頭功夫以後，進而眼見第八識的另一種神用，這才是眼見佛性，簡稱見性。因此二緣故，能夠進修見道之後應進修的相見道位別相智，進而進修地上菩薩的道種智，次第分證無生法忍乃至圓成究竟佛地的一切種智。反觀證嚴法師所說的明心見性，「套一句現代的語言，即是『**啓發良知，發揮良能**』」，都是與王陽明一樣在意識心上用心，與第八識無關，而與世俗凡夫的認知無異，何以故？意識心有時能夠啟發良知、發揮良能，有時不能啟發良知、不能發揮良能，完全符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二所說「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的正理。又因為良知良能有覺有觀故，純是意識與意根的作用，也違背《大方等大集經》卷十一所說「一切諸法無作、無變、無覺無觀，無覺無觀是名心性」的正理，所以證嚴法師所說的明心與見性：「**啓發良知，發揮良能**」，實與佛所說的明心見性——找到第八識本體及其勝用——完全無關，

她完全落在意識覺知心上，根本就違背了佛說，而與世間法無異。像這樣的說法，將佛弟子多劫以來夢寐以求的標的加以世俗化、淺化：只要認同世俗人的「啓發良知，發揮良能」，就可以算是明心見性了，這將使佛弟子不再追求明心見性的目標，永遠無法見道，就斷送佛弟子們法身慧命出生的因緣，其過大矣！

此外，證嚴法師在其他著作中，處處可見到將明心見性世俗化的開示，譬如在《齋後語》第四十五頁：

我們的本性本來是清淨光明的佛性，因為有種種煩惱，所以遮蓋了這份光明的本性，使**良知佛性**無法顯現出來。

《齋後語》第一四九頁：

學佛的目的是明心見性，「**明心**」就是我們的心地能夠光明磊落，本性光輝自然能顯現出來。就像點燃心地裡面這支蠟燭的燭光一樣，不只可以照耀自己、了解自己，還能夠照耀別人、了解別人。

《三十七道品講義（下）》第二七五頁：

我〔證嚴法師自稱〕常說：「人之初，性本善。」人**最初的善心、赤裸裸的本性，就是佛性，也可以說最初的一念心就是人的本性。**

《三十七道品講義（下）》第五二〇頁：

所以，我們一定要攝心於道。**收攝散亂心的心思，成**

為統一的心念，就稱為「道」；若能如此，則「身心寂靜」。

《證嚴法師心蓮》第一五四頁：

所謂保持「佛心」，就是要時時刻刻保持冷靜，時時對他人起慈憫心。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日在經濟日報刊登《體會證悟》云：

很深的道理，用很簡單的事相來譬喻，這就是菩薩法最微妙的方法教育，因此不論聰明才智的高低都能有所體會，**最重要的是身體力行去感受，也就是佛家所謂的證果。**

證嚴法師如是行為，正是將甚深微妙的佛法與一般世俗法相提並論，正是將明心見性法世俗化，正是將本來深妙絕倫的佛法證道聖境淺化為世間境界，將會使慈濟四百萬佛弟子不再以明心見性作為修行的首要目標，就可以一生追隨她在一般世俗法上用心，得以成就印順所倡導的人間佛教凡夫的菩薩行，也難怪證嚴法師教導慈濟人在環境保護工作上面用心時就名為**環保菩提**，將聽聞佛法教人行善的表相命名為**清涼菩提**，將建醫院、看護眾生病苦等事行命為**醫療菩提**，將救濟貧苦眾生等事行命名為**慈悲菩提**，……。如是以種種世間行善之行冠以菩提之名，將眾生所應追求的三乘菩提完全世俗化、淺化，將菩提轉變成為世間法了；如是之人，正是身穿如來衣、吃如來食、住如來家、說如來法，卻是破如來法的表相出家人，本質已經

不是出家人了，何以故？一旦成就破佛正法，犯了破法重戒之時，其聲聞戒當場就已失去故。

在古時，有人因錯說一個字，得到長劫的長壽野狐身，更何況是妄說佛法的證嚴，將外道法取代佛教的三乘菩提妙法，將佛法世俗化、常見化、斷見化，果報必將遠甚於長劫野狐身的惡業，來世將受無量苦楚；證嚴法師白天有眾人圍繞奉承，可能不會想到這件事情，但是每日總有夜深人靜獨處之時，那時豈能不迴身自觀而戒慎恐懼、戰戰兢兢？因此建議證嚴法師於夜深人靜時，好好思惟一番，究竟自己的作法，是否已將佛法極度的世俗化、淺化？若不思惟而作補救措施，等到腊月三十日到來時，想要避免死後業境現前，一定是來不及的。（待續）





(連載十六)

葉經緯見道報告

蕭導師慈鑒：

印象中，生命究竟的意義，一直是自幼以來常埋內心的疑問，但這個疑問不曾阻礙我的步履。及長後，因為過慢習氣使然，再加上理工教育的訓練，從來不肯輕易「信服」來到我面前的宗教機緣。

公元一九九二年回台任職至一九九九年，前後七年多的時間，這個疑問一路伴隨我在世事中打滾，它雖仍不是個阻礙，但卻日益黏著、濃厚。我慢慢開始覺得，即便能坐擁世間全部的知識，若不踏出「入信」的第一步，將難以窺知宗教在解決這個疑問上的關鍵。因此公元二〇〇〇年的六月，我依著一位情同手足的同事的推薦，皈依密宗。由於密宗講究依止上師，因此一年多來，每日均盡可能依照上師所傳儀軌持咒事相努力修行，並研讀上師的著述；唯於佛傳經典，僅讀過《金剛經、

心經》，並於《金剛經》印象深刻。

在密宗裡的這一年多來精進的修行，儘管在入門知見上似乎頗有體會，然而心中的疑問卻不減反增：「大樂」「氣、脈、明點」與《金剛經》中「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意旨明顯不符；而應成派中觀所說的「緣起性空」「無常」「放下一切，不執著」等世俗法上的事相之理，豈是佛教獨有、不共外道之究竟真理？斷見外道也同樣有這種說法。儘管心中疑問越來越深，我仍勉以自己道行淺薄，仍須精進，不敢妄加評斷。

公元二〇〇一年的四月，一位同事熱心的送給我達賴喇嘛在林口體育館開講《心經》的全程入場券。為了此一法會，我特地騰出四天的時間，全程諦聽。但四天下來，卻始終覺得（達賴所說的法）與道不契，難道世尊辛苦奔走破斥外道之微妙正理就只是如此嗎？還是我根器太差，無法領會其絃外之音？四天的法會就在悵然若失的心情中結束。隨著漫漫人潮步出林口體育館時，見到二位師姊在擁擠的人群中發結緣書，我想應該是進一步幫助人們理解達賴喇嘛開示的著作吧！因此隨手接過一包。（編案：當時由會中學員主動發心送書，主要為《邪見與佛法、宗通與說通、甘露法雨》等書，想救西藏密宗學人。）

當晚回家翻開一看，吃了一驚，原來這些書不僅不是護持，反而是大加撻伐達賴喇嘛的知見。但是我仔細的看下去，越看越佩服，閣上《邪見與佛法》時，忍不住擊節歎賞；那一刻，長久以來乃至法會時的疑團盡釋。是的，世尊辛苦教導的就應該是這個！這一信服，就展開了會內共修的歲月。

共修期間，由一個默默上課的邊緣學員，慢慢成為具足正確參禪知見、體會鄭師姊與諸義工菩薩維繫道場的苦心，並關注同修會狀況的入門學員；在修行上也有許多點點滴滴的體會，如在幾次境界中清楚見到慢心如狂風駭浪般顯現，上課時苦思十二因緣法而豁然見到親教師□□□□時的諸般示現，以及明瞭邏輯推演在明心見性上的落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知菩提之路已慢慢在我面前展開，因為我越來越能真摯懇切地發願，並且願越發越大。是以今年初春之際聞逢法難，我除慨歎正法難遇難得，並感念游老師一肩挑下教導定慧闕如的我們的沈重責任之外，無所動搖。

十月二十六日禪一起，即依游老師指示、開始參究。一邊參究，一邊重新細讀《禪——悟前與悟後》《心經密意》，以預先備妥「莫邪劍」斬卻邪路。隔日晚上在□□□□時不經意觸證了祂的存在，但因理路不清，所以先擱下。再隔二日，晨起參話頭，並往陽台走去，在疑情中一邊觀照念頭，一邊□□□□□□時，登時明白；再用 導師的開示檢驗，幾乎可以篤定就是祂！不過沒經過禪三的考驗，仍不敢大意；因此收到禪三錄取通知後，每日仍繼續精進拜佛、參話頭。

十一月十四日起三，除拜佛、拜懺外，就是參究；我心裡有些焦慮，萬一要是錯了，得趕緊斬個乾淨才好！第二天中午過堂時，導師施設機鋒，點到我回答後，導師說：「倒是有一些屎臭味！」我因謹遵 導師在《禪——悟前與悟後》之教誨，悟前不讀公案，所以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只當作是 導師訓我「慢心太重」；後來才知道是讚許之意。下午終於輪到

我小參，我詳細向導師報告參究過程及心得，導師只是一直微笑，開示一些知見，並交代我整理：「□□□祂在做什麼？」出了小參室，覺得有些詫異：不就是了嗎？何以還要整理？難道另有蹊蹺？

不管了，參加禪三需有嬰兒行，導師說整理我就整理吧！但不確知如何才是「整理」，於是三言兩語向監香張老師報告，被張老師訓了一句：「怎麼那樣粗糙！」並提示方向。感謝張老師！至此我方知如何叫做「整理」。回到位子後便仔細用功，這才瞭解為何需要整理。當天晚上十一時許，原想明早再排小參向張老師報告，孰料打開禪堂紗門外出喝水時，張老師冷不防一個箭步衝上來，問我整理情況，原來她一直記掛著每個學員的狀況！我隨即向她報告，並獲認可。

第三天仍是等到下午才輪到我小參，我如實報告，導師仍是一邊微笑，一邊開示知見，最後再交待向張老師報告，並整理喝水心得。咦！明明就是，怎麼仍舊沒說我對了呢？出了小參室，見了張老師，她向我恭喜，我還沒意會過來；她見我杵在那裡，才又加了句：「過關了啦！」不過因前一天的經驗，我深知整理的重要，因此也沒怎麼記掛過關的喜悅，趕緊專心一意的喝起水來。這杯水從傍晚開始喝，喝到隔天中午，才開始領受「知其微妙」的喜悅。

下午時，眼見尚未破參的學員，以意志力苦撐著疲憊不堪的身軀，為求生命實相，奮力拜佛參究到最後，他們每個人都在我眼前示現了生命淬煉的火花，令我感動不已！只得心中暗暗祈禱：希望大家都能過關。

一路走來，要感謝的實在太多：感謝佛菩薩一路加持庇佑，感謝導師以及監香老師的辛苦引領，感謝義工菩薩的貼心照顧，感謝鄭師姊以及游老師在共修期間的教導，更要感謝家裡同修的護持，讓我得以持續兩年半的共修，乃至參加禪三。過了禪三，修行之路才正要開始。荷擔如來家業的責任儘管沈重，但身為佛子，豈有旁貸、豈能退縮？只有殷重踐履在佛前所立的誓願，方能報答佛菩薩再造之深恩！

佛弟子 葉經緯 敬書

公元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藏密空性見之略評 及 殊勝如來藏之概述

(三之三)

—正國—

第二章 殊勝之如來藏概述

第一節 佛開二甘露門

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大乘根性眾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開示一切有情皆有不生不滅而含藏不淨種子之如來藏。復「廣導諸眾生，令速成菩提」，令緣熟眾生「悟佛知見、入佛知見」，證悟真如本性，轉依第八識之無我性、清淨性，永伏性障，並進而斷除煩惱障及所知障習氣種子，證得四智圓明之無上菩提，此乃世尊出世本懷所開出之佛菩提道甘露門，正如佛於《法華經》開示：

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復為畏輪迴苦之二乘種性眾生開示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之蘊處界空。又開示：第八識所生蘊、處、界法，自性生滅無

常、苦、空、無我，故斷蘊處界我（意根及六識）及我所（前五根及六塵）之執著，斷我見、我執，證初果乃至四果，此乃世尊所開之解脫道甘露門。

第二節 如來藏之各種不同名稱

如來藏又名：第八識、阿賴耶識、異熟識、無垢識、阿陀那識、心、所知依、藏識、種子識、金剛心、自性清淨心、真如、實相、非心心、無心相心、不念心、無住心、涅槃、有分識、窮生死蘊、無始時來界、本際、如、般若、法身……等。然於禪門之中，亦有如是稱第八識者：本來面目、自家寶藏、寸絲不掛、祖師西來意、無事人、本地風光、莫邪劍、無縫塔、沒絃琴、無根樹、佛法大意……等名，種種諸名皆是真心如來藏之別名也。

佛於《入楞伽經》卷七開示：

大慧！阿黎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

《不增不減經》語譯：「**法身在眾生身中叫作阿賴耶識，在阿羅漢身中叫作異熟識，在佛身時名為無垢識。**」可知：法身就是在眾生身中的第八識，第八識也是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第八識與所生的無明相應的七轉識同時同處一齊運作，他就叫作阿賴耶識；在阿羅漢身中已無一念無明現行，故第七識不再起我見、我愛、執藏性，也不再執取第八識為自內我，因此不再叫作阿賴耶識，改名叫作異熟識；在佛身時第八識已最極善淨，一切有漏法種悉斷，沒有異熟或無記法種，故名為無垢識，即是佛地真如之所依心。

《成唯識論》卷三：

然**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色根令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為依止故。或名**種子識**，能遍任持世出世間諸種子故，此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攝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愛等執藏以為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法故。或名**無垢識**，最極清淨諸無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

語譯如下：「然而第八識雖然一切有情都是一樣成就，卻隨著祂的不同義理而別立種種名稱；或因集起故名為『心』，因第八識能將熏習各種善、惡、無記種子積集起來，再由這個第八識起現行。或者名為『阿陀那識』，因為祂能執持有情一切種子及色身諸根，使得眾生的色身不會壞失的緣故。第八識或名為『所知依』，因為祂能作為染淨一切諸法及眾生所知諸法的依止心的緣故。或者名為「種子識」，因為祂能普遍的任運執持世間、出世間的一切種子的緣故。以上所說的四種名稱，可通用於一切凡聖階位，因為不論凡夫或聖人的第八識，都有這些有為功德故。第八識有時又名為『阿賴耶識』，因為能攝藏一切雜染品的法種，而使這些雜染法種不會遺失的緣

故；而仍被具我見與我愛心行之第七識，將第八識執藏為自內我的緣故；這個阿賴耶識的名稱，只用在異生凡夫位及有學位的二乘聖人或有學位的菩薩；並不是無學位的二乘聖人或者念不退位的八地以上菩薩，還會有我見與我愛繼續執藏第八識為自內我的緣故。第八識有時又稱為『異熟識』，因為祂能引生分段生死所攝的善業與不善業的異熟果報的緣故（使得阿羅漢受到先世所造惡業的苦受果報）；這異熟識的名稱，只有在凡夫、二乘聖人、諸菩薩果位中才可使用；因為到了如來地已無『異熟性的生滅』和『無記法現行』的緣故，故不再用異熟識這個名稱。第八識在佛位時又名『無垢識』，這是表示第八識已經到達最究竟清淨的純無漏位所依止的緣故；因此無垢識的名稱，只用在如來地；因為成佛前的一切菩薩位、一切二乘位及凡夫位，都還執持或多或少的有漏有為法種子，仍可受熏習，還未得善淨第八識的緣故。」

第三節 如來藏貫通三乘菩提

第八識貫通三乘菩提，二乘無學聖人斷盡一念無明，已斷分段生死，阿賴耶識已修除阿賴耶性，不再名為阿賴耶識；如《大毘婆沙論》中說：

云何無為阿羅漢果？謂貪瞋癡永斷，及一切煩惱永斷；越一切趣，斷一切路，滅三種火，渡四瀑流，摧諸傲慢，離諸渴愛，**破阿賴耶**；無上究竟，無上寂靜，無上安樂及諸愛盡離滅涅槃，是名無為阿羅漢果。

阿賴耶識此時改名為異熟識，已不是阿賴耶識了，所以說「破

阿賴耶」；證阿羅漢或緣覺果，捨壽前住於「有餘依涅槃」，無染污現行之生滅七轉識與不生滅之第八識和合運轉；二乘無學死後滅盡色身、滅盡七轉識入「無餘依涅槃」時，一切十八法界諸世間法全部滅盡，名為滅度；但不會落入斷滅空，因還剩下涅槃本際——第八識獨存。二乘聖人死後雖入無餘依涅槃而實無涅槃所入，以不證、不知涅槃本際（第八識）故，不知無餘涅槃中的境界故，也已經沒有阿羅漢的色身與覺知心住於無餘涅槃中故。二乘人對佛菩提道不生欣樂，法華會上就曾有五千人退席；佛於經中也稱二乘聖人為愚人，因為證聖之後仍然沒法界實相的智慧故。

大乘種性眾生，依善知識熏習參禪及第一義知見，找到離見聞覺知、卻又能了眾生心行之第八識，獲得根本無分別智，能以無生忍，體驗祂的真如性、無我性、無分別性、涅槃性，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成為不退的大乘別教七住位菩薩；從此轉依第八識，修學一切種智，漸斷二障現行及隨眠習氣種子，直至斷盡無始無明塵沙惑，斷變易生死，異熟識斷除異熟性，異熟識因此改名為無垢識，證得「無住處涅槃」之佛果。

因此可知，四種涅槃悉依第八識之不同修證分位而立。二乘無學聖人雖斷分段生死、入無餘依涅槃，但不知涅槃本際故，可說雖斷煩惱而不證涅槃，只是捨棄「我」及「我所」，不再出生於三界而已，只剩下此時諸佛都找不到的涅槃本際——第八識，佛斥之為佛菩提的焦芽敗種；大乘別教七住位菩薩，未斷分段生死，卻已證知無餘涅槃中的本際，可說不斷煩惱而證涅槃，其無生般若慧令二乘無學聖人不可思議。

第四節 如來藏與外道神我、凡夫自性見的差異

外道所執我體常實，而為靈妙不思議，稱為神我；如勝論外道等，建立人天各自有常住之神我而主宰萬有，皆不離妄心所執之意識我，都是第六意識。第八識如來藏不是外道所執之神我第六意識，因各個有情都由各自第八識的業種所生，不是由不可知、不可證的造物主所主宰、所生，也不是由外道神我的第六意識所生。如一神教建立萬物為上帝所創造，男人是上帝所捏之土造成，女人則是再由男人身上抽一根肋骨所造。又如大梵天王，彼在初禪天中最先生，故自念：「我無父母，自然而生，我為娑婆世界之主。」此是意識妄心所生之外道神我或梵我見，仍是第六意識心，不是第八識如來藏，所以外道的神我、梵我，都不是第八識如來藏。第六意識心，永遠都不可能轉變成第八識如來藏，當然不可誹謗第八識如來藏是外道神我、梵我的第六意識覺知心。

密宗黃教應成派中觀之特質：主張勝義自性空、世俗假名有。從勝義空的立場說，一切法都是畢竟空（性空）；從世俗有的立場說，一切法都是假名有（緣起）。應成派中觀不知、不證法界的實相，知道意識虛妄生滅，但又另執意識細心不滅，另行建立一個子虛烏有、常住不壞的意識細心說，主張意識細心本質是常住不滅，能往來三世，能立為因果之主體，諸法可依之緣起而性空，因此成就了虛妄的二見，即**增益見**及**減損見**。他們認為諸法性空，故可以「無第八識如來藏為因」而從緣出生，若唯識宗立不生不滅的第八識為萬有因，諸法由其各自種子所生，這在應成派中觀宗看來，不免有增益自性，落於常見

的過失；唯識宗認為外境色，是唯識所變現，離開自心識，假有都不可能，這在應成派中觀宗看來，不免有減損世俗，落於斷見的過失。應成派中觀師破自性，「自性」為何？根據應成派中觀的《菩提道次第廣論》：

自性具三差別：(一) 自性非由因緣所生，(二) 時位無變，(三) 不待他立。

這不生不滅的第八識在中觀宗看來，具有唯立不變的自性。

然而，第八識心體並不是第六意識心體，所以就沒有增益執的問題存在，因為增益執是在第六意識的自性上加以增益的，不是對第八識本來就已擁有的功德加以增益。而唯立不變的自性，也只是應成派中觀師對唯識宗的誤會而誣謗的說法；因為唯識宗講的第八識心體妙義，從來都不是**唯立不變**的法，而是**有變也有不變**的，也是**有常及有無常**的，所以應成派中觀師說**唯識宗唯立不變的如來藏**，只是他們根據自己對唯識宗的誤會而說出來的不正確說法。

第八識心體是真常不滅的，但所含藏諸種子卻是生滅無常的，如《大乘起信論》云：

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心生滅者，謂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

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

由此可知，阿賴耶識一心含攝心真如門及心生滅門，心真如門就是永不生滅的如來藏心體；心生滅門，就是依如來藏才有生滅流注的七轉識。生滅的七轉識與不生滅的如來藏心體，和合運作似如一心，就稱為阿賴耶識。七轉識有生滅，如來藏心體不生滅，故與如來藏非一；七轉識由如來藏心體流注種子所生，也必須依附如來藏而運轉，本應攝屬如來藏心體，故與如來藏非異。因此第八識的阿賴耶識、異熟識或佛地的無垢識，是如來藏心中生滅的七轉識種子現行而與不生滅的如來藏心體和合運作。以阿賴耶識心體為根本因，而生顯諸法，其中有可變與不可變，有生滅也有不生滅，從來不曾落入中觀宗所批評的唯立不變的自性見中。

相反的，中觀宗應成派所主張的勝義自性空，以一法不立而立「一法不立」的法，主張世俗假名有，否定阿賴耶識為根本因，而諸法能自己緣起性空，這正落入佛所訶斥的斷、常、惡見及無因論中，因為否定阿賴耶識心體如來藏，則無一心能執持業種等法，如何執持根身器世間染淨種子？又如何顯示因緣果報？當阿羅漢十八界都滅盡而入無餘依涅槃，豈不成為斷滅空？所以應成派中觀師都已墮入斷見深淵！恐人辨正為斷滅空者，然後再另外建立不可知、不可證的意識細心為常住不滅心，建立為能往來三世的心，建立為因果之主體，豈不是又墮入意識心中而轉墮常見深淵！雙具斷、常、惡見的應成派中觀知見，連我見都難以斷除，怎能與中道實相的如來藏法門相提並論呢？

第五節 唯有如來藏才是中道實相

第八識如來藏，其中道實相體性於《心經》已曾開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其意為：「一切有情第八識從無始以來本來而有，盡未來際永遠不壞，識體永遠不生不滅，只有所生的名色、五蘊、六根、六塵、六識、十二處、十八界才有生滅，縱使集十方諸佛威神力，亦不能稍損任一最下賤有情之第八識，亦無法新生任一下賤有情之第八識，故第八識心體不生不滅。」《大乘顯識經》云：

識〔第八識〕之自性，遍入諸處，不為諸處之所污染，六根六境五煩惱陰，識遍止之不為其染。

其識體清淨，從不與六塵煩惱相應，故不垢；但第八識含藏無量染污二障種子，遇緣即生現行，故心體中仍有不淨，因此《勝鬘經》云：「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故知第八識不垢不淨。

《大乘顯識經》云：

識〔第八識〕亦如是，妙無形質，大身小身咸悉能持；或受蚊身或受象身，譬如明燈，其焰微妙置之於室，隨室大小眾聞咸除；識亦如是，隨諸業因任持大小，微細之識任持大身而不疲倦。

因此第八識持於大象身，其識體並無絲毫增加；因惡業而改持螞蟻身，其識體也並無絲毫減少。故宣化法師云：「合一萬隻螞蟻之真如，才能成為一個人的真如；合一千個人之真如，才能成為一隻鯨魚的真如。」以及藏密修法迎請智慧尊融入自身

本尊，或將真如（明點）拋棄融入本尊，使「二真如合為一真如」，增加自己的真如法身，都是違背《華嚴經》「一切眾生界不增不減」，及《心經》「（真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開示的謗佛、謗法罪業。都是錯誤主張真如法身可以增減，可想而知都是妄想。

復次，《入楞伽經》卷七，佛云：

大慧！阿黎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常不斷絕，身俱生故。離無常過，離於我過，自性清淨。

經文明示：阿賴耶識心體就是如來藏，從無始以來，體恆常存而不斷絕，離無常、斷邊之過失；而與生滅的七轉識在五蘊身中和合運作，離於實我、常邊之過失。因為此識心體常住，而且祂自己的清淨自性是從來都不改變的，所以是常而不變的；但祂心體中所出生的七轉識自性無常，可以從染污而轉變成清淨性的七識心；祂所含藏的七轉識種子性當然也是無常，都可以經由修行而轉變成清淨的自性，故說阿賴耶識函蓋八識心王，成就非常非無常及不變與能變義，所以唯識宗從來都不是唯立不變的。阿賴耶識心體非有變異，其所生七轉識自性及所含藏種子則有生滅變異；故阿賴耶識非有變異、非無變異；阿賴耶識心體無漏無為性，恆顯示真如性，故非有作用而自性清淨；但阿賴耶識心體具無漏有為性、有漏有為性，能生染、淨、無記有為諸法，故非無作用，故阿賴耶識可說非有作用、非無作用，所以唯識宗的正法從來都不是中觀宗應成派所說的唯立不變。他們一向誤會唯識宗的正理，也不懂中觀宗的正理，在雙重誤會的情況下，才會毀謗唯識宗唯立不變；其實中觀宗與

唯識宗的義理是完全相符的，是從來沒有不同的；若要說有所不同，只能說：有淺深廣狹的不同。法義則是相符相契的。

阿賴耶識於四威儀中，與見聞覺知心同時、同處運作，祂一向對六塵境界無思量性，從不作主而對六塵境離見聞覺知，卻能了知七轉識的心行，所以祂的知覺性，是在六塵外的，不是在六塵中的，這才是《起信論》中說的本覺。因為這個覺是本有而不曾中斷過的，意識覺知心對六塵的知覺，則是常常斷滅，而且是依靠意根及後來出生的五色根與六塵為緣，才能夠出生的知覺，當然不是本來就有的本覺，所以都是妄覺，只有如來藏在六塵外的知覺才是真覺、本覺。而未那恆於內外境審度思量，起作意、思心所，都瞞不了如來藏；這個真如心對於未那識的決定，祂能了別並直心應對，絕不迂曲；這絕對不是二乘聖人的覺知心能知道的，更不是凡夫的覺知心所能知道的，因此，六祖惠能大師云：「真如起念，非眼耳鼻舌能知。」可見第八識非知非不知，因為對六塵不知，卻對未那識及六塵外的種種法都能知，雙具知與不知，仍是中道實相。

眾生造謗佛惡業，墮無間地獄時，七轉識受尤重純苦，第八識仍不憂不苦；眾生守十善積福業，升欲界天七轉識享五百天女圍繞伺候之樂，第八識仍不喜不樂，恆時顯現遠離苦樂二邊的中道性。七轉識處於地獄、天界，於諸境界則有得有失、有苦有樂、有憂有喜、有去有來、有取有捨、有厭有欣、有瞋有貪、有生有死、有受有知，但第八識於地獄、天界，於諸境界則不得不失、不苦不樂、不憂不喜，不去不來、不取不捨、不厭不欣、不瞋不貪、不生不死、不受不知。七轉識於諸境界，

恆落兩邊；第八識於諸境界，不落兩邊，永遠顯示中道實相。由以上這種一切證悟者都可以現觀的理證事實，證明唯識宗的如來藏妙義，與中觀宗的真正不墮兩邊（不是誤會者所說的中觀道理），其實是完全相符合而且可以相輔相成的，互相絕無矛盾與衝突。這才是真正的中觀宗與唯識宗的正理，不可以誤會了唯識宗，又誤會了中觀宗，再來毀謗說：唯識宗唯立不變，有過失。

但是毀謗如來藏妙法以後，妄謗如來藏妙理為自性見、為外道神我以後，中觀應成派主張的不生滅的意識細心，卻正是外道的神我；應成派中觀師毀謗如來藏為自性見者以後，自己卻又落入自性見中，反而把遠離自性見的如來藏親證者謗為自性見者。如印順法師在《勝鬘經講記》中說的見道內容即是直覺，而直覺正是自性見的落處，是以六識心——特別是意識心——在六塵中對一切六塵境直接的覺察而不生起語言文字及較大的分別；但是直覺其實正是分別，若不是分別，就稱不上直覺了！直覺也只是意識或六識心的心所法，仍然落入六識心的自性之中。當印順法師……等人落入自性見時，自己不知，卻反過來指責親證如來藏的祖師與今人，謗為自性見者。這如同做賊的人大喊屋主是賊，真是異曲同工。所以，古今指責親證如來藏的聖者為自性見的人，他們自己正是自性見者，宗喀巴、歷代達賴如是，今時的印順、昭慧二人也一樣，都是賊人大喊抓賊，因為他們都落入自性見中，而且證據明確、無法抵賴。

第六節 如來藏是菩薩之根本大法

《密嚴經》云：

一切眾生阿賴耶識，本來而有，圓滿清淨，出過於世，同於涅槃。譬如明月現眾國土，世間之人見有盈虧，而月體性未嘗增減。藏識亦爾，普現一切眾生界中，性常圓潔，不增不減，無智之人妄生計著。若有於此能正了知，即得無漏轉依差別。

一切眾生本來而有阿賴耶識，所以阿賴耶識心體如來藏不是有生之法；阿賴耶識心體自性清淨，同於涅槃，但又含藏染污種子，所以能猶如明月一般的映現眾國土；但因含藏的種子如同明月一般而有陰晴圓缺，種子會常常改變而心體自身不會改變，所以說月體實未嘗增減。修行目的在斷除依他起性所起的遍計所執性——第六、七識的我見、我執，這是解脫道的無漏轉依。但大乘菩薩證悟如來藏，轉依第八識心體的圓成實性，了知第八識心體具有成就世間染法與成就出世間淨法的功德，因此而了知七轉識自己的虛妄性與染污性，從此漸斷煩惱、所知二障，這是菩薩道的無漏轉依。

證悟如來藏，入真見道位，才能發起根本無分別智、法界體性智（合稱為般若總相智），因此而有了少分下品妙觀察智、少分下品平等性智；以此般若無生智為根本智，修學如來藏之種種中道性，才能發起別相智，實證中道觀而完成相見道智慧；再進修一切種智而獲得初分道種智，才能成為入地心的菩薩；乃至進修無量福德及一切種智，四智圓滿而成佛果。可知證悟如來藏是開啟菩薩藏之金鑰，如果大乘人不求證悟如來藏，除了轉入解脫道，觀行二取虛妄，而斷我見，進而斷我執，求解

脫輪迴外，就只能外門廣修六度波羅密，臆測真如法性，無力親證。更無法斷除意根的遍計所執性，無法轉依如來藏之圓成實性。在未悟的情況下所說出來的大乘佛法，就淪為心外求法的戲論，除了具有表相三寶及佛教名相外，與外道法門並沒有多大差異，佛法正義也就無法彰顯。因此，菩薩應發大心，尋覓善知識，熏習參禪知見，得菩薩根本大法的見道功德——證悟如來藏而發起真正的般若中觀智慧，遠離臆想所知的般若中觀。

只有證悟如來藏，才能登菩薩般若智的殿堂，才能進而修學一切種智而發起道種智，才能進入初地。乃至一生補處的最後身菩薩，都要明心證悟如來藏，才能發起大圓鏡智，加上眼見佛性才能四智圓明，成就無上正覺。但是成佛後無垢識除與五遍行相應外，更能進而再與五別境、十一善法等二十一心所法相應，一一心所法都能直接與眾生相應而利樂有情，廣度無數有情。等覺菩薩如來藏則僅能與五遍行相應，仰望諸佛無垢識不可思議的功德，差異有如天地懸殊；何況不知如來藏所在的凡夫，無法發起無生般若慧，怎能少分了知諸佛的智慧境界？更何況我見未斷的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如何能懂般若？都算不上是已證般若的賢位菩薩。故說只有證悟如來藏以後才可能發起真正的般若智慧，如來藏是菩薩修行成佛之道的根本大法。

證悟如來藏，才能發起菩薩三德——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菩薩所修菩提道，含攝解脫道，證悟如來藏時能以無生般若慧，現觀蘊、界、入虛妄無實，而斷我見、五利使，得菩

薩初果，生起斷見惑之解脫德；若努力除性障，斷我執或伏我執，初地菩薩滿心菩薩有能力斷盡一念無明、入無餘依涅槃，為求大菩提故，留惑潤生，不斷盡煩惱而先斷煩惱種子習氣隨眠，六地時才取證滅盡定，具足斷盡思惑之解脫德；七地時才以方便波羅蜜功德，取證念念入滅盡定；可知菩薩發大心，不欣二乘，證悟如來藏以後繼續修行，仍可證得超勝二乘阿羅漢之解脫德。《佛地經論》云：

法身，清淨真如為體，真如即是諸法實性；法無邊際，法身亦爾，遍一切法無處不有。

菩薩證得法身及般若，是以清淨真如為體，清淨真如是第八識與七轉識共同運作，在蘊界入諸法上所顯現的實性；第八識可以輾轉出生無量無邊的萬法，清淨的真如實性同時遍於萬法上顯現，所以清淨真如性所依的如來藏法身，亦是無處不有的遍在一切法中，這就是菩薩證得如來藏以後，所現觀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為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乃至成佛所得的無住處涅槃，都必須證悟如來藏；證得如來藏以後，就可現觀二乘聖人的二種涅槃，其實也都是依如來藏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而方便施設的，本質仍是菩薩證悟時所得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涅槃是依如來藏本有的涅槃境界而安立，第八識心體恆時顯現無漏無為性，譬如無我性、無分別性、涅槃性、真如性、清淨性……等，無漏無為性是一切眾生如來藏所含藏的有漏有為法、無漏有為法種子在三界萬法現行中，遍一切法中所顯示的般若實相功德、法身自在功德；此法身德、般若德恆於一切眾生身顯現，

不論眾生已悟或未悟，都無絲毫欠缺的時時顯現；但因眾生未證悟如來藏，故無法現觀。譬如《佛說不增不減經》中說：

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

其意為：「具甚深微妙法義就是殊勝的第一義諦，殊勝的第一義諦就是普現眾生界的第八識，因此眾生界即是第八識如來藏所生顯，如來藏遍一切法之清淨真如即是法身」，由此可知菩薩要具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自性清淨涅槃、無住處涅槃，都必須證悟如來藏，故說如來藏是菩薩之根本大法。

證悟菩薩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被惡知識誤導、不忍眾生被邪教籠罩、不忍眾生輪迴長夜受苦、不忍眾生求升反墮求出無門，故以大智慧摧伏邪見，不惜得罪諸方未悟大師，彰顯如來藏正法之殊勝。因為：具大悲心及勝妙智而利樂眾生，是菩薩之根本；但必須以親證如來藏所生起的般若實相智慧為依，才有可能做得到，故如來藏是菩薩之根本大法。

第七節 如來藏是法界的根源

《阿毘達摩大乘經》伽他中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此經文已證明：從無始劫以來第八識如來藏心體的功德，就一直是本來而有，不是後來出生的；而且盡未來際亦永不滅，一切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世間出世間萬法，都同等的依止第八識才能生顯。由於第八識所生的七轉識，不斷我見而造善惡諸業，意根才拖著第八識，輪迴投生六趣，永無休止。二乘修解脫道修斷我執，可證「有

餘依涅槃」；滅盡名色而入「無餘依涅槃」，只剩下「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的涅槃本際——第八識如來藏。菩薩修菩提道證悟如來藏，雖然煩惱未斷，卻可證二乘無學所不能證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可以現觀無餘涅槃中的實際。菩薩歷三大阿僧祇劫，從外門廣修六度萬行開始，七住位中親證如來藏，藉證悟如來藏而發起的智慧，次第漸修而圓滿佛菩提道，證得福慧兩足尊所證的「無住處涅槃」，才算是成佛，卻都是依靠如來藏才能成就的；若無如來藏，連外門廣修六度萬行都做不到。

《中阿含》卷二十四《大因經》云：

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名色緣者，謂此識〔第八識〕也。所以者何？緣識故則有名色。

名色即五蘊：名謂精神，即受想行識四蘊；色謂物質，涵蓋受精卵位乃至具足五根身。「十二因緣」之名色支謂入母胎，漸漸生長，五蘊完具。「緣識故則有名色」，謂以第八識為因、為習、為本、為緣才有五蘊十八界的出生，才能外門廣修六度萬行。第八識是五蘊出生的根本因，如因緣觀所說：「名色緣識，識緣名色。」由於無始無明熏習力故，第七識取意識覺知心為自我，不肯自我消失，不停現行作意、思心所，使得第八識不斷流注無明業愛種子，並入胎依止執受羯羅藍（受精卵即是色，意根即是名）的如來藏，而此名色漸長成五蘊具足的有情，能以第八識所生的意根及入胎後第八識所生的五根，緣第八識所生的六塵，才有第八識所生的六識了別性，有了有為法中最勝的八識心王，才有常與心王相應的五十一心所法（包括五遍行、五

別境、善十一、六根本煩惱、二十隨煩惱、四不定)；十一色法都不能自起，要藉心王與心所共同變現外相分、內相分影像才能現起故；二十四不相應行不能自起，須藉前三位（心王、心所、色法）差別，即前三位在不同時空分位，所呈現心不相應法，如心不相應法「得」，乃色、心不失，所假立法。六無為法，藉前四位斷染成淨所顯示。可知五位百法中，四位九十三有為法都以第八識為根本而直接或輾轉出生；六無為法，亦以第八識為根本，才能在有為法中顯現無為性。因此名色、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萬法都是以第八識為根源、為因，才能生顯於世間，所以第八識是萬法的根本、法界的根源。

如《密嚴經》云：

阿賴耶識恆於一切染淨之法而作所依，是諸聖人現法樂住三昧之境。人天等趣、諸佛國土悉以為因，常與諸乘而作種性，若能了悟即成佛道。

其意為：「阿賴耶識永遠都是一切染污法、清淨法種子所依的心體，也是諸多大乘聖人現法上親證而樂於安住之三昧智慧境界。人、天……等六道眾生，乃至諸佛國淨土，都是以阿賴耶識心體為因而出生；阿賴耶識心體，所含藏的法種恆常作為三乘修行人之種性依據，若能了悟阿賴耶識心體，就可漸次的進修而成就佛道。」因此第八識是世、出世間法的依處，正是凡聖十法界的根源。

第八節 如來藏執持種子根身器世間

《八識規矩頌》云：「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為風，

受熏持種根身器。」藕益大師註解：「此第八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所以浩浩不可窮其邊際，淵深而不可得其源底也，此識持一切轉識種子，故名能藏；受轉識所熏成種，故名所藏；被第七識執之為我，故名執藏。此識如水；前七轉識依此得起，猶如波浪；此識所現境界之相，能與轉識作增上緣，猶如猛風。此識一味無記，恆時相續故，受前七轉識之所熏習，持一切法之種子，持內根身，持外器界。」可知第八識能藏一切轉識種子，七轉識種子現行了別境界後，復熏習成七轉識染淨種子，由第八識所藏，故非不變，故唯識宗絕非唯立不變；種子未現行前不失不壞，現行後則會因為熏習而有所改變。此阿賴耶識持一切法種，恆時被第七識內執為我，隨七識所造善惡業而被拖往六道投生，輪轉不已。第八識具**大種性自性**，能攝持色法，故能執持受精卵、攝取四大，成就有情五色根的身體並持之；眾生第八識共業種子，共持外器世間如山河大地等。如人趣眾生之共業內相分所現之水，天趣有情之共業內相分所現為甘露，餓鬼道眾生之共業內相分所現則為膿血、火燄；地獄眾生之共業內相分所現，則為烱銅、猛燄。可見境無實境，眾生所見聞覺知，唯是自己第八識種子所變之內外相分而已，眾生之覺知心從未真正接觸外境，可說是自心取自心。

《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中說：

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眾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亦名阿賴耶識，何

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隱藏，同安危義故。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略意為：「數取趣眾生於生死中輪轉不停，或於卵胎濕化生中現起身分。此中生死，最初是由於一切種子識的業種成熟，先被第七識內執為我，才隨後一齊在六趣四生中不斷受生，不斷地真心妄心和合而轉；因此，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如是二法，譬如蘆束，輾轉相依，俱時而轉，使色身漸漸增長廣大，終於出生為人。……一切種子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於此識於眾生身中隨逐漂流六道，一期生死中不斷執持使不失壞。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有情身中攝受隱藏有漏無漏諸法種，若斷我執，有漏法種不再於三界起現行，阿賴耶識就改名異熟識，不再稱為阿賴耶識，故方便說具我執之身與阿賴耶識同安危。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五塵種子能積集並不斷滋長故。」

第九節 證得如來藏之方法與知見

我慢高山，德水不入；一切想要修學大乘勝法的人，由此緣故應先除慢心，依止教門、宗門俱通達之善知識 平實導師，依其所演示之修學次第，由無相憶佛拜佛，因《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開示：「念佛憶佛，當來現前，必定見佛〔見自性彌陀〕，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開悟明心〕」，證明無相念佛憶佛，無相拜佛功德不可思議，同時熏習了義的如來藏知見，從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中實知二取虛妄，漸伏「我」、「我所」之執著，並廣修六波羅密。再轉入看話頭，進而參話

頭，乃至藉由正見教導而作觀行，先斷除我見、三縛結，再破初參（明心），過重關（見性）。

想開悟明心見性，定力、慧力、福德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但是參禪所需要的是動中的定力，想要培養動中的定力最迅速方法就是無相念佛、無相拜佛、看話頭；每日持之有恆，拜佛時憶佛念自然融入，生起動中定力。培養慧力則須多閱讀平實導師及其弟子之著作，並參加禪淨雙修班共修，自然能夠從聞思修中融會貫通，遠離邪知邪見；不必等到破參明心，就可以生起擇法慧力，能判斷諸方大師是否已斷我見、是否已經開悟明心。培養福德方面則應護持了義正法，摧邪顯正，供養功德田、貧窮田、報恩田，供養三寶。如《華嚴經》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如實依教修持，能自度度他，就是最好的法供養，自能具足證悟的福德因緣。（全文完）





從行為制約再談 末那與意識之奧妙

— 余瑞文 —

第一章 引言

在第九期的電子報，末學以「從微笑淺談末那與意識之奧妙」為題，簡單的敘述了末那與意識的互動狀況。文中對於由意識所啟動的「應酬式的微笑」以及潛意識（末那）所直接傳送出來而自動產生的「真正的微笑」（Duchenne Smile）作一簡單的剖析。其中借用了法國解剖學家杜胥內（Duchenne, Guillaume 1806 ~ 1875）以神經科學的觀點，發現這兩種微笑所牽動的臉部肌肉是大異其趣的，當然其所引動的神經迴路也是不同的。我們從這裡看到了「微笑在為我們說法」，也很高興實證的神經心理學為佛法提供了強而有力的佐證。今天，我們嘗試以心理學中有名的「古典制約論」，再度探討末那與意識之奧妙。之所以在眾多的心理學理論中選擇巴伐洛夫（Pavlov, Ivan Peterovich 1849 ~ 1936）的「古典制約論」，來談末那與意識之奧妙，是因為「制約」的行為正是習氣形成或修除的主因，也就是「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的最佳寫照。在此，僅藉「制約」行為的形成來說明末那與意識的互動狀態，文中或許會兼談及大腦

資訊處理系統、認知心理學的「認知論」，或是談及以大腦與神經系統為重點的「生理（神經）心理論」，然亦只是為闡述主題之所需而借用其實驗之現觀，並無意著墨於各派心理學理論的全面探討。

其實從佛法的角度來說，一切科學的結論都是戲論，他們是用對了方法，卻搞錯了方向，所以往往做對了實驗，卻搞錯了結論。這是眾生意識思惟的有限性，也是未能瞭解生命實相——如來藏，而妄生情解、未能如理作意之故。也因為科學理論是由意識堆砌而成，所以往往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是很容易受後來的理論與實驗所推翻，是一種終將敗壞散去的生滅之法。在此，我們也知道用行為科學來證明佛法，有其相當大的侷限性，也容易受誤解；因為絕大部分的行為科學研究者都是持著唯物觀點，他們大多受了達爾文演化論所影響。達爾文所提出的「演化、天擇」，是一種無因論及斷滅論；達氏的主要論述中提到，物種的變異是由自然機率碰撞而來，是無因而生，這是標準的「自然外道」。誠然，達氏的理論提供了近代生物遺傳學的一個重要思考方向，但是其以「唯物」為主的思考而將一切物種加以「物化」，犯了嚴重「化約論」的毛病。姑且不論此論是否與佛法相違，僅在事實上就受到許多有心探討心智（mind）秘密之科學家的質疑，然這部分並非本文所探討之重點。

其實，講究實證的科學必有其存在的價值，若暫時排除他們的結論，而借用他們的實驗成果來旁證佛法，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在此略抒管見，只希望能引起有心修學唯識增上慧學之

菩薩的共鳴，但願能不違第一義悉檀，而方便以世間言說述之，用來證明 世尊聖教之殊勝，來證明 平實導師所述之法義如實、如義，則佛法幸甚！眾生幸甚！

第一節 從行為科學切入的理由

其實，唯識種智之學早已涵蓋一切世出世間法，也涵蓋一切有為、無為法，而現代科學只是有為法中的一部分，屬於行為科學之制約心理學則更僅是其中之一小部分，我們學佛人又何必多此一舉，徒增讀者葛藤、增長戲論呢？但是：

一者，是因為大部分的眾生或由於見取見的緣故，帶著科學的傲慢與偏見，迷信自以為是的科學，卻將佛法視為迷信而棄如蔽屣，故我們願意以他們所認知的科學角度，從此切入來探討這個問題。

二者，行為科學發展到今日，對於人類行為與精神的解釋，著實為我們掀開了行為與精神的部分面紗。誠然，尚有很多的問題，現代行為科學或解釋了一部分，或尚無法解答。如英國著名神經醫學專欄作者卡特（Carter, Rita）所說：「神經科學的研究並不能釋疑何謂存在的本質，但是可以提供解決的線索。請記住：這些研究是心智探索的初步成果……，還有很多事情是科學家不知道的……。」雖然很多行為科學研究者是唯物論者，但是從這些話可以看出一個科學研究者的嚴謹態度，我們仍然敬佩像這樣「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以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謙卑而務實的科學精神。所以純就科學實驗之過程及結果來說，若是不見取其實驗之結果而提出錯誤

之論證，基本上我們還是對於實證的行為科學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因為，真正的佛法，正是一門實證之學，而行為科學所為我們解開的面紗，也或多或少為我們開啟了另一扇觀行實證之門。

三者，近代以印順法師為首的佛學學術研究者，由於未能契證賴耶本心之真如性，非但以「性空唯名」、「虛妄唯識」誹撥賴耶本心，將實有謗為虛無，甚且提出意根末那乃意識所生而名為細意識之邪論，不但違背世尊「意（根）、法為緣生意識」之聖教，也與一切現觀相違。故我們也願意藉這個機會，以現代行為科學的實驗現觀，來證明佛說「阿賴耶識行於諸蘊稠林之中，意〔根〕為先導，意識決了色等眾境……」之教示正真無訛。由此世尊的教示，早已說明一切的意識思惟，或一切的行為造作，正是由意根末那識為先導而驅動的；自是無明眾生顛倒邪見，才會產生「意根末那乃意識所生之細意識」之邪論。因此，若從科學實驗或修行的實證現觀論之，如是佛學學術研究者只是畫餅充飢浪得虛名的本質，就充分顯露出來了！如是崇尚哲思、玄談之佛學學術研究者——印順派法師，比起未學佛的行為科學研究者之腳踏實地，相對顯得空泛不實，只是藉佛學學術研究之名以邀令譽爾。

四者，若依世界悉檀、為人悉檀、對治悉檀來說，不離第一義悉檀而有為眾生之種種言說，亦應是佛陀所教誨者，亦是菩薩行者所當為者。而也唯有不離第一義諦來談論種種世間相，方是真正的實踐「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佛法，恰如覓兔角」之聖訓。否則，違教悖理而高唱「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如是而奢談「人間佛教」，其實與佛法修證了無相干，而其一切言說都只是戲論中之戲論，是攀附於學術研究之世間盛名，自欺欺人而已。

第二節 如理作意是一切觀行之母

欲以現代科學一窺佛法之堂奧，連禪宗初悟的曹源一滴水都尚未觸及，更何況能取其一瓢飲！雖然，我們並不否認現代科學著實為人類揭開亙古以來的部分難題，但卻也增長了無明凡夫的世智與辯聰。然而，科學這個工具對於學佛人來說是利是弊，卻是因人而異，並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有人因此增進觀行之體驗而與修證佛法相得益彰，也有人卻因此滿口戲論、滿腹葛藤，而這其中之關鍵，是在於能不能「如理作意」。想要踏入「真正的如理作意」之門，親證如來藏阿賴耶識而入於中道之門，並安忍其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中道性，是必經、也是唯一之路。如是，方堪依之修學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以至通達無礙。

一個契證阿賴耶識而邁入相見道位且深入觀行的人，一定能如理作意、如實了知：**如來藏之性用，在眾生因地時之阿賴耶識位已是深不可測**，何況如來藏於佛地時之無垢識位，更是難思難量。細觀自身八識之互動狀況，煩惱習氣如何形成？與習氣形成息息相關之記憶如何運作？如何儲藏？又如何提取？它們又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行為？……？如上一言難以盡舉之問題，現代科學亦只能解其冰山一角。若再論及阿賴耶識之其他性用，譬如大種性自性——眾生如何依其別業攝取四大種而成就各自別別之正報身？如何依其共業而攝取四大種

成就山河大地等之依報土？如何依其共業招感颶風、洪水、旱災、刀兵劫等——則更是遠遠超乎現代科學所能了知的。這一切有漏、無漏有為法之運作，已是甚深極甚深，炫惑於有漏有為法上之無明眾生，當然對於諸法本具之無漏無為性、清淨性與真如性，更是無法想像的。如 世尊於《勝鬘經》所云：「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可了知。」正是此理。但這個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雖然如是難知難解，連大阿羅漢都無法證解，而這種般若境界卻只是禪宗初悟明心的菩薩們所知，但明心悟後的禪宗菩薩們，卻對上面所舉的少數問題都仍無所知，還得要仰仗大善知識的悟後指導，才有可能漸次觀察證實之。由此看來，以佛學的學術研究而想要證知佛法的密意，是難過肉身登天的。

所以，一個懂得依自性清淨心——阿賴耶識——如理作意的人，一定常對於自身智慧之不足而深感慚愧，且一定會謹遵佛誡，絕不會輕賤般若之體——阿賴耶識，也不敢稍稍輕慢於活我法身慧命之恩師。更不會如 2003 年退轉於阿賴耶識的人，輕賤禪三所發起的般若實相智之功德而說出「般若實相智可以從觀看 Discovery 中獲得」之癡話。誠然，對悟後依阿賴耶識「如理作意」的人來說，Discovery 的節目確實可以增益般若種智之修學，並對其中之部分論述發起順抉擇分，如理簡擇其中正訛；然而對於不如理作意的人來說，對於輕賤阿賴耶識而退轉回離念靈知心諸妄想法的人來說，Discovery 的節目只是一個知識性的電視節目，提供茶餘飯後消遣消遣、增長世

間知識而已。若從佛法的角度來看，對於退失阿賴耶識心體本來無生的人，那仍然只是戲論；奢求從中獲取點滴的佛法之法益，只是痴人說夢而已，以其不如理作意故，必定會產生種種違背佛法、悖離法界真相的妄想，那些人退失的人就是現成的例子。

第二章 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的制約行為

第一節 巴伐洛夫的古典制約論

對當代心理學稍有涉獵的人，都應該不會不認識這位俄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創始人巴伐洛夫（Pavlov）。巴氏在與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Thorndike, Edward Lee 1874 ~ 1949）同時研究動物習性的期間，發現了條件反射現象。巴伐洛夫在實驗室中發現，在餵食狗兒之前先讓其聽到鈴聲，然後食物伴隨鈴聲出現。由於狗兒發現聽到鈴聲之後就有食物出現，因此鈴聲和食物形成連結的概念（linked concepts），此後狗兒聽到鈴聲便會流口水，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古典制約」；後來有關於制約心理學的理论，基本上均是脫胎於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參與軍方秘密作戰計劃的美國心理學家，新行為主義心理學派的主要代表人史金納（Skinner, Burrhus Frederick 1904 ~ 1990），就是採用制約學習之「操作條件」作用的方法訓練鴿子，用以控制飛彈與魚雷，這是由「古典制約」所衍生出來的「操作制約」。

巴伐洛夫在「古典制約論」中，將來自於鈴聲的刺激稱為「條件刺激」，將來自於食物之刺激稱之為「無條件刺激」。巴

伐洛夫認為「古典制約」主要是由中樞神經系統高級部分實現的，是由大腦皮質上暫時神經聯繫的接通。（由後來大腦的造影研究中證實，這個區域正是掌管意識思惟的主要區域。）無條件刺激和條件刺激分別在大腦皮質上形成兩個興奮點，其中無條件刺激所引發的興奮點比較強，條件刺激的興奮點較弱。這兩個興奮點經過多次結合後，兩興奮點實現暫時的功能接通，使得條件刺激單獨作用所引發的興奮，可以引發**無條件刺激**的反應皮質區的相應反應，也就是大腦皮質上兩個興奮點神經聯繫的永久接通。當大腦皮質上的兩個興奮點接通以後，條件刺激就取得一條與**無條件刺激**溝通的捷徑。

第二節 制約行為形成的源頭——潛意識

由於當時的實驗工具過於簡單，有關腦部造影的電腦醫療器材尚未發展出來，所以巴氏的論述似乎有些太過簡化了。因為，巴氏認為：「在制約行為的形成過程裡，主要是由中樞神經系統高級部分實現的，是大腦皮質上神經聯繫的接通。」這是「結果論」，他似乎尚未找到制約行為形成的真正根源；與受制約後，同樣的制約行為，再度被啟動的源頭。因為，若不是這個包括視丘、下視丘、杏仁核（amygdala）、海馬回（hippocampus）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提供重要的支援，若不是各式各樣的神經蛋白元與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制約行為是不可能形成的，大腦皮質上的神經聯繫也不可能如此牢固的。邊緣系統是大腦的發電廠，負責產生食慾、動機、慾望、情緒和心情，並驅使我們所有的行為。這個區域正是潛意識未那運作的反應區，而大腦皮質則是意識運作的反應區（意根未

那是遍在大腦五勝義根的集合體，它的運作非僅限於此，而意識之運作亦非只限於大腦皮質，這只是由神經科學的實驗現觀，偏顯其各自運作之重點。）我們的意識思想只不過是扮演調節者的角色，專替潛意識世界產生的需求做調節工作而已。當意識的思考與潛意識情緒發生衝突時，通常是主導情緒產生的潛意識會戰勝的。因為，有關情緒的習氣，無始以來就設定在我們的潛意識末那裡面。

由近代大腦掃描技術的發展與應用，透過腦波（EEG），或腦磁波（MEG），或正子斷層掃描（PET），或核磁共振（MRI），或近紅外光光譜儀（NIRS）之研究，從大腦活動的造影，神經科學家找出與刺激有關的相應部位，並觀察大腦訊息的傳遞過程中，證實很多與生存機制有關的指令，都是由邊緣系統函蓋的這幾個部分發出的；乃至於與生存有間接關係的心理防衛機制，諸如喜、怒、哀、樂之情緒反應等，都與邊緣系統息息相關，也就是與潛意識末那息息相關。神經科學家發現，邊緣系統和大腦皮質之間有解剖學上的聯繫，它與負責意識經驗的皮質有多種的聯繫，並默默的主導著行為的產生。一個新的行為的形成，必是由大腦皮質之意識區經過思惟確定後，再由主掌與認知、學習、記憶有關之邊緣系統決定儲存與否，這又牽涉到當前記憶、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之互動與形成（有關記憶之形成，限於篇幅無法詳述，他日有緣另行探討）。當長期記憶形成後，大腦皮質區相關之神經元便牢而緊密的相互鍵結，而受制約的習氣也就這樣的形成了，而且不容易改變，並反過來影響下一次行為的重現與意識思惟的方向。

不同的制約行為有其不同的制約強度與深度，這牽涉的層面相當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而基本上，與生存機制有關的制約行為，大都比較深沈而牢固，也就是為了保護與生命生存有關的行為，比較容易再度形成新的制約行為。而其他制約行為的產生，大多是在這個前提之下輾轉而生。這是意識與潛意識末那交互運作的結果，這個運作形成一個迴圈，你很難分得出來是意識影響潛意識末那，或是潛意識末那影響意識。若從「種子起現行」來說，一切行為都是由潛意識末那所啟動，故當然是由潛意識末那影響意識的思惟運作。若從「現行熏種子」來說，意識行為的現行與思惟造作，反過來增強潛意識末那對此行為的執著，故由這個角度來看是意識影響潛意識末那。這種週而復始的制約行為，重複的再現與增強，也就是「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的具體表現。

意識與意根末那，這兩個難兄難弟真是形影不離；眾生之所以會輪迴流轉，它們兩個是最大的股東；再加上前五識這五個小股東，就在如來藏阿賴耶識這個公司裡開門做生意了，至於誰是最大的股東且掌控所有的經營權，請看下一節的說明。

第三節 影響制約行為的兩條訊息管道

在此，我們以恐懼的制約來說明。已經受制約的恐懼，是一種特別的記憶；它跟一般的記憶不同，不需要意識的提取；甚至再次傳進腦中時，也不需要意識的思惟與表達，與其相應的行為或動作就已經完成了。要瞭解這個機制，我們需要先瞭解，一個有危險性的訊息進入大腦的處理過程。這是由紐約大學神經科學家雷杜克斯（LeDoux, Joseph）所研究提出的——感官

訊息溝通的兩種獨立的管道：

所有的訊息都從眼、耳、鼻、舌、身等感覺管道進來，都先進入視丘，在那裡分類後送到合適的處理站去處理。在情緒性刺激的情況下，如看見草中有一條蛇，這個訊息兵分兩路進入大腦，兩條路都通到杏仁核（amygdala），這是大腦的警報中心，是潛意識末那的主要轄區之一，也是製造情緒反應的地方，從這裡之後，路徑便分道揚鑣。

第一條路進入腦後方，眼俱意識所在的視覺皮質區，在此處理、分析過以後再往前方送。在視覺皮質時還只是訊息而已——一個長的、細的、會動的綠色東西，有花紋在牠的背上；到此為止，都屬於顯境名言範圍所攝。接下來辨識中心開始工作，決定這個東西是什麼，將牠掛上名牌，這時才是表義名言的生起；並且激發出這個名字背後所儲藏的知識，此時仍然回歸顯境名言，並且與記憶聯繫起來。因此，現在這個細長、背上有花紋的東西被掛上「蛇」的名字，原來儲藏在長期記憶中有關蛇的訊息被釋放出來：動物嗎？不同種類？危險？這些因素現在集合在一起變成一個訊息：「是蛇！在這裡，就是現在，救命啊！」這個訊息送到杏仁核，它就使身體開始行動了。

你可以看到這第一條通路很長，經過好幾個地方，在每個地方都停一下，這一條路是以意識的運作為主軸。在緊急的情況下，這條路實在太慢，所以還需要一個快速反應的系統，這便是以潛意識意根的運作為主軸的系統，也就是從視丘分出來的第二條路。視丘與杏仁核很靠近，有很厚的神經纖維束相連接，杏仁核又與下視丘緊密連接，這是控制身體採取戰鬥或逃

命反應行動的地方，因此使訊息從眼睛傳入，到身體產生反應，在毫秒內完成。

這種恐懼的制約，深入了主宰杏仁核的潛意識意根中，它與動物的生存機制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與其相關或類似的訊息，都將被「類化」在這個恐懼的概念底下，這是動物藉著顯境名言求生存的基本機制。即使它可能會作錯誤的判斷，也不願放棄一絲絲保護自身生命的機會。這些直接反應情境的制約行為，將會透過意識的思惟分析而再度修正它；如夜晚於野外見到草繩，誤以為蛇，意識的思惟未啟動之前，潛意識意根的制約反應行為已經先完成；待意識確認是誤判以後，恐懼的制約才能解除；不過你可能餘悸猶存，內心久久不能自已；因為你的正腎上腺素早已被啟動而遍滿全身了，想要讓其歸於沈寂，還得一段時間的沈澱。若是老眼昏花，或是意識也跟著誤判，那草繩就變真蛇了，這個恐懼將永遠跟著你，直到誤判的情境被解除；中國古時有名的「杯弓蛇影」的故事，就是這樣產生的，都與潛意識有關；而潛意識就是二乘法中說的意根，在大乘法中又名為末那識。

由雷杜克斯 (LeDoux, Joseph) 所提出的研究結果，我們看到一個行為的開始，意識的思惟永遠是在潛意識末那的後面產生的，它只是在調節潛意識末那的反應與需求，應意根末那之所需而提供更精細的資訊，供其下一步的行動做參考。而且，意識的思惟方向基本上脫離不了潛意識末那的影響，它會修正潛意識末那的方向，但是意根末那不一定會接受。由後來神經科學的思考方向以及發展來看，我們知道這一切制約行為的形

成，似乎並不只是這麼的單純；縱然是一個簡單的行為動作的產生，都牽涉到整個大腦的通力合作。而大腦又是由許多部分組成的，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功能，而各部位並不是靜態的組合；每一個腦都是獨一無二的，不斷在改變，並對環境相當敏感。腦的各個模組會互相協助、互相作用，它們的功能並不是僵化、固定的；有時某部分會越俎代庖，接替另一部分的工作；有時則因環境或基因的因素，完全失去功能。大腦活動受到電流和化學物質所控制，甚至受到可能會扭曲時間的量子效應所影響。整個大腦是因動態的系統而組合成一個整體，這個系統可以同時做一百萬件不同的事。而這些生化作用的運作，都不是如豆腐般的大腦能夠獨立運作的，也不是大腦自己在運作的，大腦其實是依賴這些生化作用才能運作的。這些都與如來藏阿賴耶識中七轉識種子的流注有著密切的關係，也與如來藏自身的六塵以外的知覺性有關；尤其潛意識末那更是居於主導性的地位，而意識的審思配合也是舉足輕重，但都得依靠如來藏的心行運作才能做得到。但是對於六塵中的許多事情做快速而直接的反應，都是由意根末那識在主導的。

關於這一點，教證中的「意為先導」如是說，理證上的現觀也如是，神經科學家的實驗結果也證明如是。這一切都在說明：一切粗細意識皆是「意（根）、法為緣生」。會提出**意根末那乃意識所生之細意識**之邪論的人，很顯然不但違教，而且悖理，更違反世人所認為客觀的科學實驗結果。這些人動不動就祭出**學術研究**的大旗，以古文獻為依據的考古學或訓詁學的角度，對經論聖典論長論短、論真論假。他們都自以為是的認

定：透過有系統的針對古時不正確弘法者的資料整理，加以歸納、演繹後，所得出的結果就是符合科學，就是接近真相，就是最客觀的。然而什麼是客觀？集了許多人的主觀妄想，以形成共識，就是客觀？「眾口鑠金」就是客觀？依據有限而偏頗的歷史資料，而做出的邏輯推論就是客觀？以這些態度研究世間學問，都已經失之偏頗了！更何況講求實證的佛法，豈可如此輕率！以佛法來說，真正的客觀必須契證如來藏，轉依其清淨、無為體性，所發起的觀慧才是客觀。其實，真正的科學必須經得起事實的重複驗證，而不是只有資料的蒐集與推論。佛法的修證更是如是，需從自身五陰十八界的觀行去印證佛語，也驗證自身，並且能驗證一切有情，而不是如佛學研究者，由古時的斷簡殘篇中拼湊出大象的尾巴，就說這是科學的證據，就說它是大象。這還不打緊，有些人根本是拿著狐狸的尾巴，就說是大象的尾巴，簡直是龍蛇不分、是非不明。這都是不事修證，以佛學學術研究自娛所產生的邪思、謬見。

第三章 制約與習氣

此處所說的制約行為，其實就是習氣，就是行為的慣性，就是業力。雖然由無量世以來，錯綜複雜的因果而產生的習氣、業力，不是我們所能全部了知的，但是它所產生的原理都同樣是「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的制約行為的形成與重現。其實，從現實生活的行、住、坐、臥中，只要用心觀察，都不難看出習氣與業力運作的影子——制約行為。

第一節 制約行為無處不在

制約行為無處不在，也一直跟著我們，它默默的影響我們一切的行為。例如，當熱戀中的少年男女看到心儀的對方時，為何不待意識思惟，內心早已小鹿亂撞？當這對男女看到與雙方感情有關的事物時，心律為何會加快？當雙方將賴以傳情的通話時間，相約固定於每天的某一時段時，為何每天時間一到，不待電話鈴聲響起，已是千頭萬緒、心中澎湃不已？這一切都在說明：「你已經被愛情制約了。」說明白一點就是：「你已經成為愛情的俘虜了。」當一切與雙方有關的事與物，被「類化」於愛情的概念底下，而反過來影響你的思想與行為，這就是「制約」。

相同的，當某些人、事、物與你的瞋心相應共鳴時，並逐漸形成你對同一個人、事、物的瞋習；當你下次遇到同樣的人、事、物，不待語言文字思惟，瞋心已然悄悄抬頭；不待意識思惟，與生氣有關之內分泌、心跳、血壓或其他生理反應，早已由潛意識中之杏仁核、下視丘所主導而悄悄啟動；你可能不待對方動作、不待語言升起，早已面紅耳赤，甚至怒不可抑，而且進一步影響後來與意識有關的思想與行為。由於與瞋心所相應之故，你的意識思惟將受其影響，你可能語無倫次或口出惡言。你的意識也可能盱衡情勢，為顧及形象，不得不壓抑憤怒行為的繼續發展，但是潛意識末那這個茶壺內的風暴早已一發不可收拾。從這種不想生氣卻又偏偏由不得你的狀況，再度看出意根末那是有多頑強。當瞋心的神經迴路一旦被它啟動，往往是很難壓得住的，若無法透過正確的修行、觀照，瞋行的制約只有再度的被增強。而瞋習之制約過程的逐步增強，是有其

程度深淺之轉折，一般眾生由於無明所覆，很難深入觀察得到。當某些人、事、物與己意相違，怨心已起，這正是瞋心抬頭的開始。若不思對治，任其發展，意識將與其狼狽為奸，籌謀思量、設計報復，惱亂之心便相繼而生，瞋的制約行為就跟著增強。若再不思對治，怨、惱之心將逐步蔓延而轉成瞋恨之心，並付諸於身、口惡行，於是又完成了另一次的「種子起現行，現行再回熏種子」的環繞迴圈，如是將再度的用一根長釘，將此瞋行牢固的釘入潛意識末那裡面，形成更深厚的瞋習種子，以待下次因緣的來臨，再度生起更大的瞋習現行。

情緒的運作，是制約行為最容易觀察出來的地方，尤其是負面的情緒。由於潛意識末那的頑強，意識除了為它提供服務以外，是很難與其抗衡的，除非能有智慧從根本加以解決。由於意根末那的一意孤行，造成大腦中神經蛋白元錯誤的釋放，神經傳導物質分泌的錯亂，意識不得不淪為其附庸，並為其所操控；如此而來，使得情緒管理只有每況愈下而已；世紀三大病症之一的憂鬱症的形成，與此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第二節 制約行為橫跨三世

這一切包含身、口、意行的制約行為，其實是由意根的遍計所執性主導的，而這其中更牽涉到意根末那與意識覺知心的交互運作。業習的啟動是由意根末那主導而啟動，而業種的造作是由意識觀察、思惟、造作後，加上意根思心所的同意之後而形成。其實，不管意識如何造業，不管它如何的思惟造作而形成多少的新習氣，基本上都是由潛藏於如來藏中的潛意識末那之無始習氣種子而來，也就是由無始以來之貪、瞋、痴無明

化身而來。這個潛藏於潛意識末那深處之「習氣檔案」，不斷地被意識提取出來實行，然後又不斷地「另存新檔」，增強規模，這就是「制約」。制約行為其實很像顏色：只有幾個主要顏色，但是你可以混合主要顏色而得出無數混合的顏色。所以，可以有百法、也可以有千法、萬法、萬萬法……。在這法法相依、法法相立的輾轉過程中，絕大多數都是染法，是讓無明塵垢轉趨深厚的來源，這可以從五十一個心所有法裡面，善法只有十一個看出來。

所有的制約行為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那就是：一種對有機生物體的生存有利的思想或行為，會被永遠的保存下來，而那些對生存無用的會自動褪去。換句話說，也就是與「俱生我執」有關的制約訊息將被優先處理，這也是潛意識末那的恆內執我性所主導的，也是眾生流轉生死的根源。用俗話來說，就是眾生愛惜這個生命，愛惜這個能覺能知的「五蘊我」，已經愛到骨子裡面去了。而「俱生我執」引生「分別我執」以及「我所執」後，與意識的後生執著相互輾轉纏繞不休，形成無量無邊的制約行為，並深深的嵌入潛意識末那，形成無量無數的習氣種子。這些習氣有深有淺、有粗有細，細的障礙成佛，粗的障礙解脫生死。而單單就與粗重的分段生死煩惱相應的習氣論之，已是累牘盈篇，罄紙難盡了。這些性障習氣，若不尋求根除之法，只有生生世世流轉不停，而且大多是每況愈下。

而前面說受制約的習氣行為，是由潛藏於潛意識末那深處之「習氣檔案」，不斷地被意識提取出來，又不斷地「另存新檔」而增長厚實，這是站在現行運作的角度來說；其實真正蒐

藏這些檔案，真正集藏這些習氣種子的是如來藏阿賴耶識，故又稱其為一切種子心識。這個種子心識雖然含藏了無量無邊的有漏與無漏法種，但是祂本身卻是如鏡面一樣，雖能涵攝一切相，卻無礙自身本有之清淨相，故稱為如；因其不生不滅，本自清淨，故稱為真；並且遠離六塵萬法，而能隨緣應物，如實的顯現一切法相的功能，真實無虛；合此真實與不生煩惱的如如，即稱為真如，是故真如即是如來藏阿賴耶識體上所顯的真實法相，禪宗祖師就常常用真如來指稱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論師們有時也會以真如心、心真如，來稱呼祂。這個道理是「臆想真如」者很難想像的，也是探求密意者最難解之處，但因不肯依止善知識真參實究的緣故，只憑經文的思惟研究而想得知，故而自陷弔詭之處而不自知。

他們的疑惑是：阿賴耶識含藏一切染污法種而為其所染，為何又說祂本自清淨？既然阿賴耶識還有染污，那一定還有一個截然清淨的真如體在其上面。這個問題正是出在沒有如實、如理作意觀行，再加上沒有親證而產生的問題，也是身我見未完全斷除所致。故而無法將時時與六塵萬法相應的七轉識妄心，與遠離六塵萬法的真心阿賴耶識區分清楚。猶如鹽水中之水，依然是水，它從未因鹽溶於其中而改變其水本來的特性；鹽水之所以會鹹，是來自於氯化鈉（NaCl）溶於其中的緣故，水只是提供一個溶解的環境而已，但水的本質並不跟著轉變。相同的，阿賴耶識與無明七識共俱而受染污，染污之因是來自於七轉識，七轉識的染污種子「溶解」於如來藏中；七轉識的染污種子是「溶質」，如來藏只是提供染污種子溶解的環境而

已，但如來藏的自性並不轉變。當如來藏與七轉識的染污種子和合運作而名為阿賴耶識，這個時候阿賴耶識仍然具有如來藏自身所有的性用，只是眾生為無明染污所覆，故無法了知而已。

這是眾生意識思惟的局限性，所以佛學的學術研究，靠著意識對經文的思惟與理解，是無法了知的；只有透過參禪而親證了，才能現前觀照這個事實，才能了知自性清淨心的如來藏，竟然有染污；而被染污後的如來藏自身的清淨自性，卻仍然沒有被染污。眾生性喜戲論，參禪也是如此，故多陷入「染、淨」，「刹那、永恆」……等相對二法裡，故透過意識思惟一個截然清淨之體，妄自安立為真如；透過意識思惟而浪漫的想要「化刹那為永恆」，故而思惟：將意識心修至一念不生，將此時的意識離念靈知心名為真如心，名為永恆。若從前喻來說，這些人只是在水中的「鹽分子」裡打滾，尚未嚐到水味；因為這些邪見，正是染污純水的鹽巴。

參禪人的如是邪見，也是一種制約；這是受了無始以來邪見、妄想習氣種子的制約，故而牢不可破。縱然由於善知識的慈悲，勉強且短暫的將其攝受，卻由於無始以來的邪見、妄想習氣難以根除，終究還是退轉了。而這些邪見、妄想習氣，雖是因意識之現行而造作，但是幕後的主使者，依然是潛意識末那；因為它主導著意識的思惟方向，這是任何人、任何狀況、任何時候都無法改變的無奈，也是眾生流轉生死的無奈。除非你能依著二乘見道之理，確實而如理作意的斷除我見與三縛結後，不是誤會式的斷除我見與三縛結，進而斷除五下分結與五上分結；或是依著大乘見道後之真心體性而如理作意，故而發

起意識的妙觀察智，由這個萬法根本的實證與現觀，才能真正逐步的對治意根末那的劣行，而此時也只是下品妙觀察智的少分，以後要走的路還很遠呢！

第三節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複雜的制約行為，有著縝密的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e)，只有在經過意識心智很審慎的考量後才能得出，經過大腦各個意識皮質區與下面的邊緣系統不斷的交換訊息，才做出的決定。所有的認知建構，都牽涉到大腦中概念 (concept) 的形成，與語言、符號系統 (symbol system) 的建立與儲存。每一個眾生都有著先天的認知系統，是與生俱來而獨一無二的；這個系統程式一開始就設定好了，我們只是依著這個原始的認知系統為基礎，經過生存的競爭或環境的淬煉，發展出後天所需的認知系統。而這其中邊緣系統的舉足輕重，已由正子斷層掃描 (PET) 等等之實驗現觀所證實，此實驗現觀證實意識皮質區思惟運作之前，與潛意識末那運作有關之邊緣系統早已悄悄啟動了；所以後天的意識認知，其實背後是受著潛意識末那的左右。雖然在意識與潛意識的交互運作過程裡，潛意識末那是居於主導的地位，但是兩者的溝通，基本上是雙向的，所以是一種有機系統 (organic system) 的運作，而不是機械系統 (mechanic system) 的運作；也就是潛意識與意識兩個都是能變異的有了知性的主體，能夠互相溝通，而不是單向的指令下達。

也因為這樣，透過意識對於染法的思惟造作，能讓意根末那的無明習氣轉趨粗重。而透過意識對於無漏淨法的正確的思惟、觀照，繼續熏習淨法的過程中勸服了意根末那的習氣，修

行也才可能會有作用；否則即如外道宿命論，永遠無法改變現狀。猶如電腦中的主系統程式，它是出廠時所設定好的程式，所有外掛程式不管如何運作，都必須受其控制。會用電腦的人，一定時常注意系統運作順暢與否，時時偵測外掛程式是否干擾主系統程式運作；甚至可透過外掛程式，來修正原始主系統程式的缺點。不會用電腦的人，一會兒中毒，一會兒當機，一台電腦用不了多久，由於操作習慣不良，搯了一大堆垃圾檔案還不知道，電腦的運作效能當然是每況愈下了。修行也是這樣，你是在為你自己增加更多無明習氣的「垃圾檔案」？還是在修正意根所主導的這個系統的缺陷，讓整部電腦的效能更順暢？這是所有修行人都不能等閒視之的。

很不幸的，大部分的眾生很難脫離無明的纏繞、糾葛，無始以來在主系統程式上搯了無量無邊的「垃圾檔案」而難以自拔。無明煩惱的習氣由過去世而來，它在此世週而復始的重現並增強，也終將由如來藏執持而流轉至下一世，因為意根不是執持者，而意識不能去到下一世。這些形成無明的纏繞、糾葛，與名言習氣中之表義名言和顯境名言的交互運作，有著極密切的關係。這個系統在觸五塵境和其上面所現之法塵境的同時，早已透過顯境名言而了別完成，並兵分二路啟動所有相應之行為，包括後來意識所思惟運作之表義名言的種子流注。而這二種名言習氣的運作，又影響到有支習氣與我執習氣的形成，也終將又繞回來影響名言習氣自身，並且影響到未來世顯境名言的勝劣果報。在此限於篇幅，無法贅述。這意思主要是說：凡是落入意識境界中的人，都無法擺脫各種惡法制約的不斷增

強。只有遠離見聞覺知的知，確實現觀見聞覺知的知，正是生死流轉的根本，才有可能擺脫惡法習氣的制約，漸漸邁向成佛境界；這是一切大乘佛法修行人的首要之務，所以在《楞嚴經》中佛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正是此意。

而在意根末那與意識覺知心互動的過程中，如來藏的配合是不能缺席的，也是必備的，而且如來藏才是儲存所有檔案的海底深處，也是讓一切運作的根源。祂雖儲存了許多的染、淨法種以供七轉識提取、使用，但祂本身卻從來不貪、不取、不會六塵境，由於祂的清淨法性及永離善染兩邊的法性，才能如明鏡一般的容納一切有漏、無漏之有為法相，也才能顯發出其清淨、無為的真如法相。當您證取祂後，並轉依其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功德性，就能逐漸深入體會世尊於《楞嚴經》中所說：「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之真義。

第四章 結語

從法國解剖學家杜胥內（Duchenne）以神經科學的觀點，發現兩種微笑所牽動的臉部肌肉是大相逕庭的，而將由不同的神經迴路所引動的微笑，區分為意識的「應酬式的微笑」，以及潛意識（末那）所直接傳送出來而自動產生的「真正的微笑」（Duchenne Smile）。再由大腦造影研究中，發現反應意識思惟的大腦皮質，與反應潛意識運作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的交互關係，我們發現潛意識末那是一切行為產生的真正源頭。而在這些觀察中，我們要強調的是：這些神經系統的運作並不是意識或潛意識末那的作用本身，而是它們運作的結果，也就是它們運作後的軌跡，也是科學工具所能觀察得到的六、七識之

見分的行相的軌跡之一。雖然這些只是浮光掠影，卻讓我們看到了意識與潛意識末那互動的奧妙，而意識與意根的這些運作，卻都不能一剎那離開如來藏的支援，否則祂們什麼也做不了；而如來藏本著一向不貪不厭、不執不棄的中道清淨自性，不斷的支援祂們的運作，使祂們在三界中圓成善惡因的造作與未來果報的領受，具足了圓滿成就諸法的示現，所以如來藏完全是被動性的運作，這也為我們證明了經中「意（根）為先導」之聖訓無訛。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潛意識末那操控著意識思惟的方向，也證明《大乘密嚴經》卷三云：

諸仁者！阿賴耶海為戲論粗重所擊，五法三性諸識波浪相續而生，所有境界其相飄動，於無義處中似義而現。諸仁者！阿賴耶識行於諸蘊稠林之中，**意為先導**；意識決了色等眾境，五識依根了現境界，所取之境莫不皆是阿賴耶識〔所現〕。諸仁者！阿賴耶識與壽命煖觸和合而住，意〔根〕住於此，〔意〕識復住意〔根〕，所餘五識亦住自根。諸仁者！心、意及識住於諸蘊，為業所牽，流轉不息；諸所有業因愛而起，以業受身，身復造業，捨此身已更受餘身，如步屈蟲行；心及心法生於諸趣，復更積集稠林之蘊。

這些教示正真無訛，悟後確實可以現前觀察而證明是真實說。

由此經文可知，阿賴耶識行於五蘊稠林之中，由於意根末那之遍計所執性，執著諸戲論妄想，意識遂依祂而起分別執

著，所有境界相飄動不實，於無義處中似義而現。而七轉識諸蘊之所以現諸境界，皆是由於阿賴耶識集藏七轉識諸染污法種，復由意根末那為先導，意識、五識方能相繼現起。眾生由於妄執如是三界六塵諸法為真，故為業習所牽，流轉不停，故於識稠林中復造諸林而增益諸蘊之積聚。然而，三界六塵諸法實是阿賴耶識所變現，並無實法，是眾生妄取諸法故輾轉而生。這其中意根末那識，默容一切諸法的遍計性，與處處作主的所執性，是轉生諸法的啟動者，而意識與其輾轉相依，更是強化一切種子熏染的幫兇。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中佛說：「大慧！現識〔末那識意根〕及分別事識〔意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正是此意。也就是說，無始劫來不壞的意根末那識，以及世世斷壞而只有一世的意識覺知心，是互相影響的：末那識控制意識的思惟方向，而意識思惟之後也會回頭影響到意根末那識的心性與決定，所以佛說「相展轉因」，真是如實語、不誑語、誠實語，也是完全正確的宣示法界中的意根與意識的境界，語皆真實不虛。

從神經科學與大腦造影的實驗結果，來看意識與潛意識末那輾轉運作的交互關係，科學家都已倍感複雜難懂，而只能依實驗結果「按圖索驥」勾勒出梗概而已。若從實證現觀來看，意識與潛意識末那各自所相應的心所有法，以及它們交互運作的關係，則不是依著實驗結果「按圖索驥」的科學研究者所能了知的。現實生活中，意識與潛意識末那互動速度之快，互動模式之複雜，互動型態之多樣，互動深度之微細，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將受實驗者限制於某些實驗條件中所能觀察

得到的，因為實驗設計是由觀察者操控其實驗條件，而現實生活則是生命體的自主運作，其間有相當大的差異。光是意識之五遍行的運作，或未那之五遍行的運作，或是兩者之交互運作，其中關係之複雜、之微細，不是科學實驗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一般未悟者或探求密意者所能探知一二的；若要深入通達，則非我們能力所及，此非地上菩薩，無能為之；非諸佛，無能究竟。這牽涉到如來藏阿賴耶識中一切種子的流注，以及種智中極其甚深微細的部分，也正是佛說三轉法輪唯識正義的精髓。這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心智程式控制系統」，連科學家都不得不謙卑的說：「請記住，這些研究是心智探索的初步成果……，還有很多事情是科學家不知道的……。」科學家對於意識心智的探索，都已經感到如此的深奧難懂了，而印順、昭慧……等無知之佛學研究者，既無佛法上修證之證量，又違科學實驗之現觀，竟然草率的說潛意識未那是意識所生之細意識，竟然說意識所依止的潛意識未那是意識所生的細意識；由此顛倒邪見，復將能生萬法的阿賴耶識視為「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的施設法而誹撥之，否定其真實存在而且有種種神妙難測的大用；不但自己造下無邊的謗法罪業，並貽誤諸多隨學之眾生；如是獅子身中蟲，真是有愧披剃，實無立場身著僧衣、現出家相。

由於限於篇幅，本文並未列出許多教證；而且對於教證的說明，早已散見於蕭老師許多著作裡，請讀者自行請閱，末學不再贅述。末學為此文的目的，除了第一章引言中的說明以外，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其實是提出來與「家裡人」共相惕

勵的——觀行這一門功課，如黃俊雄布袋戲所說：「功夫是萬底深坑。」般若道種智甚深、極甚深，若想一窺其堂奧，至少要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個是如理作意觀行，第二個是如理作意觀行，第三個還是如理作意觀行。因為，一切不如理作意，均與此正觀無緣相應故，必定會落入邪觀之中，這也就是為什麼禪宗祖師與 蕭老師苦口婆心而一再的強調「不識本心，學法無益」的道理。因為，證悟本心阿賴耶識以後，才可能「轉依」其清淨體性，真正的如理作意觀行，才可能真正邁入悟後起修之路。末學在此進一步提出建議：即使悟後，也不可稍有自滿或輕慢之心，否則仍將會因為基礎不夠紮實，以及往世的熏習與觀行仍不夠深入，反而在正確的基礎上作了不如理的、方向偏差的思惟，不免如同 2003 年初那些人一樣的退失於正法而又誤以為極大的增上。





有願要行 才能滿願

—新竹講堂緣起
至成立之點滴

—正珍—

看到新竹講堂成立，一切很圓滿；回憶起今年（二〇〇五年）七月下旬一個星期天，白師兄興奮地跑到我家，告訴我一大好消息：「何老師告訴偉仁老師說新竹地區想成立道場，請您轉述，問一下大家意見如何？」當他告知我這個好消息，我好高興，心想這是我之願，自從我去台中上課第一天，下課走出來就告訴周師姊說：「希望新竹區也有共修處。」沒想到會這麼快，出乎意料！當時就問白師兄說是不是先開個籌備會，白師兄說是應該開會，我們就安排在星期一晚上召開，預計在正覺講堂上課學員大約有十幾個人左右，所以決定在張師姊家召開會議，沒想到當晚出席開會竟然達到二十八人。很擁擠，大家隨便坐，見面後感到興奮及出乎意外說：我一直以為新竹地區到正覺上課人數應該很少，以為只有自己或是兩三個人而已，覺得很孤單，沒想到有這麼多人來正覺上課，又驚喜又欣慰。

當晚偉仁老師將成立講堂這個好消息告訴大家，問大家是

否有意見，提出來作參考，首先每個人先自我介紹及提供看法，每位師兄姊都很贊同趕快成立，偉仁老師將我們開會提出的意見向何老師報備，如果有好的消息再通知大家。

第二次通知要召開籌備會時，我建議找個地點比較不會擁擠，當時去竹北市公所活動中心之地點，沒想到租金及冷氣費很貴，後來我想到找我這個里的里長，向他租借集會所，他答應借給我們開會，一切免費，陸陸續續在集會所召開籌備會有四次，桃竹苗地區參加開會之學員，竟然有四十幾人參加發起成立新竹講堂大盛事。

其實從零到有是很辛苦的，剛開始從找房子之事，不管是在新竹或竹北都可以，只要交通方便，坪數從 80 至 130 左右，大家分頭去找，找到很多間房子，一一作檢擇，最後終於決定在新竹市南大路 241 號 3F 設立，也準備十月份開課，其實導師本來是說在明年四月份開課，我們大家之願，是希望今年十月份能開課，我們這些學員凝集力很強，而且又很團結，沒想到大家之願望終於實現，大家好高興，辛苦找房子如願以償。

現在房子已簽約，開始裝潢了，是要監工、設計、整理，其實事情是很多要做。也最感恩就是白師兄，他全心全意在監工、設計及處理一切事物。

硬體上已經有著落，再來是招收學員最重要了，怕來參加上課之學員太少，開不了課，因此大家都很擔心。當時我提議說：要到各處素食麵館或麵包店張貼海報，當時只知道是十月份開課，又不知道確定開課日期，雖然是沒確定日期，我們還

是先張貼招生再說，經過了二十幾天左右，已經確定成立、安座及開課日期，我們便開始印了壹萬多張海報張貼及發放；大家一條心，共同願望，到處張貼及發放，只要有道場辦八關齋戒或法會，我們便一大早去發放海報。起先報名人數不多，我們有點擔心，又更認真發海報及祈求 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加持，讓我們新竹講堂裝潢能如期完成，招生學員也能爆滿。經過大家努力付出時間、心力、財力，十月十九日召開最後一次籌備會，每位師兄姊都好高興，一直說我們好像要新居落成。每個人都笑嘻嘻的說，終於願望將要達成了。

十月二十四日早上安座、灑淨，下午恭請 導師開示，題目是「隨緣」。來參加這場法會也將近有三百人，一切很圓滿，也很感恩 佛菩薩的加持，讓新竹講堂能這麼順利成立。

導師開示之法甚深極甚深，雖然「隨緣」是每個人常掛在嘴邊之話，但不知意義何在。導師開示之「隨緣」，是我們從未聽聞過的；我只是簡略述與大眾結緣：

隨緣有二：**理隨緣及事隨緣。**

理隨緣就是大乘法所證實相心之隨緣性，名為理隨緣。積極進取之心是意識，由意識之精進實修而速成佛道；然意識精進實修所證之實相心如來藏，則是一向無欲無求之隨緣者。精進實修之意識心，悟後轉依實相心而現觀法界實相並無所得，由是息滅貪瞋痴而不著於世法，亦隨緣於世法而不入滅，精進修行及利樂有情，永無止息；菩薩如是智慧，雙具**理隨緣與事隨緣**。

一、理隨緣：

大約有五：

(一)隨眾生心之緣：謂如來藏實相心恆隨順眾生心行之緣而運行之，所謂「了眾生心行也」。凡眾生所有欲，實相心皆能隨應其緣而作。譬如「日用而不知」，眾生不知，而實相心悉能知之；然此了知並非意識覺知心在六塵中之見聞覺知性，故對六塵並無分別，是故經云「無分別中能廣分別」。皆是如來藏之隨緣性。

(二)隨應眾生果報之緣：譬如人間，凡有眾生所需物質，悉皆感應變化實相之。十方世界山河大地之成住壞空，令眾生自於其中受苦樂報；如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地獄、欲界、色界天宮之成住壞空，色界天境界之現行相及地獄之境界相，都由如來藏之隨緣性得有之，眾生即於此中受苦樂報。又如礦物之生成及一切植物之生、成、熟、爛，令眾生得以食物之爛壞體性成就食性，亦是實相心之隨緣性。

(三)隨應眾生現世所需之緣：譬如日用產品、科技產品之製造，亦如藝術、文學、哲學、心靈境界等，皆由意識而有，但意識無法自己成就諸法，必需八識心王具足之後才能成就種種產品之製造及種種心境，如來藏於其中隨緣運作而成就之。亦需有如來藏以大種性自性而變生之種種物質、色身及相分等，方能成就。而人類意識（離念靈知心），只能存在於五色身及種種相分之依緣中，不能出生五色根、相分及種種境界，只能被動的依止及安住於其中，故非萬法之本源。而如來藏能隨

緣而生四大、山河大地、意識種子及種種相分，但自身都無有思量、決定、作主之性，由此隨緣性而生成八識心王，和合運行而成就萬法。

(四) 隨應眾生業種之緣，有善惡業種隨緣應報，歷經無量世而昭昭不爽，必有持種心常住，方得如此果報無差。能持種之心必有自性，能依業種之緣熟而實現之，故非業種之集合體。又如來藏必隨業種之緣而實現之，卻從來不起心動念，貪厭善惡業種，故始業種卻實現因果。譬如受報五趣之差別，不由眾生自己決定。亦如受生於人間，個人之壽命長短、強壯、弱想、美醜、貧窮、富貴、勢力，皆各依其報而得。三界有情之窮通壽夭，隨處受生，悉依如來藏之隨緣而始業種——現行受報。

(五) 隨應其他眾生之緣，有感應世俗眾生或學法眾生所需而應報之，譬如世人或是學佛者在定中、夢中感應諸佛菩薩等等。如是種種隨緣性皆是如來藏之隨緣性，也就是理隨緣。

二、事隨緣：

就是意識心之隨緣，謂隨順當前事相上之因緣而處之。但學佛人應隨世緣而安住？學佛過程中應隨善法緣或惡法緣而住？

世俗人之隨緣雖有所愛而不積極，粗說有六種：(1)心無所貪而隨順世緣，不積極攝取人間資財。(2)不積極謀取美食。(3)不積極謀取善名。(4)不積極謀取權位。(5)不積極謀取美眷及廣大眷屬。(6)不積極謀取安逸之生活。

外道隨緣是對於出世間法之修行，不積極探究其師所言是否究竟，唯隨緣樂著於人間或天界之享樂境界以及求生欲界天中享福。

佛教學人之隨緣則有兩類人：

第一類為信心不具足者之隨緣心態，由不知佛法義理而生之隨緣心態，只要跟著最早依止的師父聞薰就好，也不想另尋善知識求了義法，對自己不具信心之隨緣心態，自認為根器劣弱，不可能親證解脫或實相，故隨目前之因緣而住，不思求覓真善知識，進求親證。對了義正法仍然住世之事實不信，故而不思尋求真善知識而隨緣安住。

第二類佛教隨緣者為信心已生者之隨緣心態，誤認為自己是不隨緣者而且自認是精進求法者，這是指未悟的學佛人，約有七種：(1)誤信己師父籠罩大眾之說詞，隨緣安住而不思進求見道。譬如相信己師父所說「不求悟者才能開悟」。故隨順於不可能證悟之因緣而住。(2)誤信己師父是真悟者而隨緣安住。譬如以意識心作為實相心，其徒眾誤信而隨緣安住。(3)誤信己師所說為真佛法，隨現前惡緣而安住。(4)誤信名師以為是悟者而親近，以離念靈知心為實相心而隨緣安住。墮意識心中，誤導眾生；學人不知揀擇，信而安住，隨緣而行。(5)崇古賤今而隨緣安住。(6)先入為主心態而不信真實法，是故隨目前之惡緣而安住。譬如已知有人詳論藏密為邪教惡法，但不願面對之，避而不讀，不願嘗試稍加了知「他人之評論是否有其道理？」唯依目前惡緣而隨之。(7)人云亦云的隨緣：不曾讀過真正善知識的任何一本書，或者看不懂書中之義理，隨於邪師誹謗之言

而謗之。

佛門中已證悟者之隨緣心態：唯對無緣者抱持隨緣之心態，故不積極助其證悟三乘菩提，恐其不信而謗法故，為了防止密意輕洩而致妙法難弘故；但仍積極為眾生種下菩提種子，冀其異時異世得以成為有緣親證者。

隨緣是人間善法，但非全是佛法中之善法。佛法中人既稱學佛，當知理隨緣及事隨緣之真義，以後但於世法隨緣而不積極進求世法福報，積極修集福德而求受樂報；復於佛法二主要道積極進求，世世精進利樂眾生、護持正教，令能安樂眾生、同證解脫樂及實相般若樂、一切種智樂，如斯等事都不隨安逸之緣，都隨順於大悲心及精進心之緣而行，故此隨緣者非一般人消極之隨緣也。由是故說：善法當隨緣，惡法宜捨緣。

聽聞 導師之開示，受益良多，體會到悟後一定要轉依如來藏之隨緣性而現觀法界實相並無所得，進而修除性障，息滅貪瞋痴而不著於世法，隨緣於世法而不入滅，精進道業、護持了義正法，利樂眾生，永無止息，生生世世行菩薩道；這就是《維摩詰經》云：「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今世有緣遇見真善知識而不把握珍惜，又能在哪一世值遇到呢？想想自己應該算是有點福報，才能進入正覺修此了義究竟法，進而又能親證實相，雖自己慧力差，總覺得有在進步。其實在正覺學法，不只是法上能受益，在世間法上也是受益良多，而且是事事都能求證、領納、實證、受用，並非只用想像、空說、觀想或者猜想、思惟……等。記得在禪三時 導師曾告

訴我一句話，我永遠記住，當時說：「今天我們能親證實相心得此法，是要飲水思源，該感恩 世尊降生人間來傳此法，所以我們要時時念佛恩。」其實我認為不只是一要感念諸佛菩薩之恩，也要感念 導師暨親教師之恩情才對。

導師暨親教師為了正法無怨無悔的付出，又都不受供養，我們是有目共睹，也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我們應該學習，也盡力去護持 導師暨親教師弘法及護持正覺同修會之種種事務。我常在想：只要有願，一定要去實行。雖然自己能力有限，可是我發覺只要有去實行，不管願大小，諸佛菩薩一定會滿我們的願。這是我自己深深體會到的。從我接觸佛法時，及進入正覺學法至今一路走來，都是諸佛菩薩的加持；未進入正覺時我願親近善知識及正法，也滿願；進入正覺學法後，願親證實相心，也滿願；此次新竹能有共修處讓新竹區學法同修不必跑那麼遠去學法，也已滿願了。

其實我書讀不多，文筆差，語言文字表達也差，此次會提筆是有感而發，因為看到我們桃竹苗區這群同修們，為了盡快將新竹講堂成立，來利益中壢以南至竹苗區之新學員，不必奔波，而有共同之願力；所以凝聚力特強，能團結、和諧、努力，又付諸行動去共同完成大家之願，終於在短短兩個多月時間，將新竹講堂圓滿的成立。這也是願有行，才能滿願。

在此也希望諸位同修們！如果想要親證實相心，一定要發願；不管發的願大或小，都要以至誠心去實行，不能光發願、不行動；如發願沒有行動，等於是發空願，也就沒辦法滿願；所以要盡心盡力去做，冥冥之中諸佛菩薩與善知識都會幫忙。

最後願正覺諸同修們！未明心者能早日明心證真，未見性者早日能眼見佛性；讓我們道業日日增上，生生世世跟隨 導師，將 世尊正法命脈一直弘傳下去，也讓有緣佛弟子離開邪見，進而能親證實相，護持了義正法，燈燈相續！這就是我們要報三寶恩及師恩最佳的禮物。





持戒—童子持戒守信獲寶

《六度集經》卷第四 戒度無極章 第三十五

佛陀開示說：

昔者菩薩，身為凡人，歸命三尊，守戒不虧。與舅俱行，銜賣自濟。之彼異國，舅先渡水，止獨母家；家有幼女，女啟母曰：「後有澡盤，可從商人易白珠也。」母順女意以示商人；以刀刮視照其真寶，佯投地曰：「污吾手矣！」即出進路，母子恥焉！

童子後至，女重請珠，母曰：「前事之恥，可為今戒也！」女曰：「觀此童儒有仁人之相，非前貪殘矣！」又以示之，童儒曰：「斯紫磨金也，盡吾貨易之可乎？」母曰：「諾。」童子曰：「丐吾金錢二枚，以雇渡耶！」

舅尋還曰：「今以少珠惠汝，取屬盤來。」母曰：「有良童子，盡以名珠雇吾金盤，猶謝其賤矣！爾不急去，且加爾杖。」舅至水邊，蹋地呼曰：「還吾寶來。」性急椎胸，吐血而死。甥還其金，已睹殞矣，哽噎曰：「貪，乃至於喪身乎！」

菩薩守信以獲寶，調達貪欺以喪身。童子者吾身也，舅者調達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白話解釋如下：

佛陀開示說：【從前有一位菩薩，雖是個平凡的百姓，但已經歸命佛、法、僧三寶，嚴守戒律，從沒有違失。和他的舅舅一起靠著沿街買賣，以維持自己的生活。

有一次，他們甥舅二人一起前往別的國家。舅舅先渡河到對岸，來到一位寡母的家裡。這位寡母有個年幼的女兒，小女孩看見家裡來了一位商人，便對母親說：「我們家後面的屋子裡有一個用來盥洗的盤子，可以賣給商人，換取白色的寶珠。」寡母就順著女兒的意思，把盤子拿出來給商人瞧瞧。商人先用刀子刮一刮，又仔細地檢視一番，心知這只盤子確實是件寶物。可是商人居心不良，裝模作樣的把盤子丟在地上，說：「這是什麼爛東西？弄髒了我的手。」說完就走了，繼續他的前路。母女二人受到如此對待，都認為是個奇恥大辱。

那位男孩不久之後也來到寡母家。小女孩再次請求母親用盤子換取白珠，寡母對小女孩說：「先前我們所受到的羞辱，可做為今天的警戒啊！」小女孩卻很有信心地說：「我觀察這位男孩的相貌，應該是個有仁德的人，和先前的那個貪婪乖戾的商人不一樣，應該不會欺騙我們的！」寡母只好又把盤子拿出來給男孩瞧瞧。男孩看過之後，便對她們母女二人說：「這只盤子是紫磨金製作的。我可不可以拿我現在所有的財物來換取這只金盤子呢？」寡母回答：「好啊！」交易完成後，男孩說：「現在我已經沒有任何現金了，得請您施捨金錢二枚，我才有錢雇船渡河！」

男孩的舅舅不久又返回寡母家，對寡母說：「現在我惠贈妳數顆白珠，妳把那只盤子拿來給我。」寡母說：「剛才有個心地善良的男孩，用他所有的珠寶換買我的金盤，還自謙自己所給的珠寶不夠多！你這個不安好心的人，竟敢用那麼低的價錢騙取這紫磨金製作的盤子！你先別急著走，且吃我一頓杖！」男孩的舅舅沒能買到金盤，又被寡母轟了出來，心有不甘的追趕到河邊，大聲的呼叫他的外甥說：「把寶物還給我啊！」他氣急敗壞、椎胸頓足，竟吐血而死。男孩正準備把錢還給舅舅時，發現舅舅已經死了，內心悲痛萬分，泣不成聲地說：「都是因為貪婪的緣故，才導致他喪失自己的生命啊！」

菩薩因為恪守信用而獲得寶物，調達（提婆達多）（註一）卻因為貪婪欺詐而喪失生命。那時候的男孩就是我（佛陀），那時候的舅舅就是現今的提婆達多。菩薩無量劫修行，佛道無上誓願成、眾生無邊誓願度，就是這般的修行持戒！】

註 釋


註一：調達（引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人名）《涅槃經》卷三十三曰：「調婆達多。」《觀無量壽經》曰：「調達。」《法華經》〈提婆品〉曰：「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人名）Devadatta，又作提婆達兜、禰婆達多、地婆達多、地婆達兜、調婆達多、調達、達兜，譯曰天熱、天授。斛飯王之子，阿難之兄，佛之從弟也。出家學神

通，身具三十相，誦六萬法藏，為利養，造三逆罪，生墮於地獄。但其本地為深位之菩薩，於法華受天王如來之記別。《釋迦譜》卷六曰：「由中本起經云：調達，又云提婆達多。齊云天熱。以其生時，人天心皆忽驚熱，故因為名。增一阿含云提婆達兜。」《法華義疏》卷九曰：「提婆達多，是斛飯王子。提婆此翻為天，達多言熱。以其生時，諸天心熱，故名天熱。所以然者，諸天知其造三逆罪破壞佛法，見其初生，心生熱惱故，因以為名。」《西域記》卷六曰：「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王之子也。」《十二遊經》曰：「調達四月七日食時生，身長一丈五尺四寸。」





般若信箱



☒一、學無相念佛拜佛功夫已有四年，到現在憶佛的念已沒有那麼強了；在參究方面參的是「憶佛是誰」的話頭，現在話頭提不起，但在看了書後，卻總是在體驗真心是如何運作方面。有時色身很累，但覺真心如如不動，猶如虛空，色身累的特厲害時，卻是頭腦中的意識覺知心累。請菩薩們指導我，是否就像現在這樣狀態參呢？還是應提起話頭，把話頭看純熟？

答：參禪關乎法身慧命的出生，這固然重要，但是平常的睡眠也很重要，若不照顧色身，不能維持長久，參禪是無法有收穫的，因為證悟是很困難的。而且，長期精神不濟，又如何能悟得真實心如來藏呢？所以您應該維持著話頭，輕輕掛著疑情來參，但是您既不在同修會中，身處於大陸，就必須有長期參究的打算，所以照顧色身的正常維持，就顯得很重要了！

☒二、根據自己看咱們會的所有書，都說是如來藏在受精卵住入胎；但又回想起從前所讀的一些法師居士講過「三生因緣」的故事，是說圓澤法師和李源去朝峨眉山，去到巫峽時，看到一個婦人在石上浣衣已懷孕三年，而不能分娩，那胎兒正等着法師住胎分娩呢！自己不解的是怎麼會懷孕三年而無法師的如來藏住胎呢？而在三年中腹中的胎兒是誰持身呢？或是法師居士們講的故事不是真有這麼

回事？

答：這件傳說是否真實？是應該先行確認以後才相信的。假使沒有入胎識住持，受精卵連存活都不可能，何況能有色身的生長及出生？這個道理，不論是在大乘經中，或是四阿含的原始佛法經中，佛都是如此說的。這個道理，在平實導師十月底開始即將陸續出版的《阿含正義》書中，會舉證佛陀的聖教作證據而開示出來；在實證的正理上，也確實是如此的，所以傳說的事件往往會被擴大傳說，不一定是可靠的。因此，我們的看法是：傳說的事件，作為勸善來看待，是比較合理的；若要作為佛法來看待，往往會違教又悖理。謹提供這個看法給您作參考。

☒三、1.弟子的一位同學修學平實導師的正法，他現在啤酒廠工作，他需要換一份工作嗎？會妨礙明心見性嗎？還是等將來他受菩薩戒時再更換？因為他並沒有沽酒賣酒之心，但事實上又在幫助沽酒賣酒。2.建議電子報的「佛典故事選輯」增加經典中有關世尊、菩薩、祖師摧邪顯正的例子，以增加部分佛子的信心，因為一般人沒有時間去翻閱藏經查找。多謝！

答：1.佛在《優婆塞戒經》卷六有說：【善男子！因於飲酒，慚愧心壞，於三惡道不生怖畏，以是因緣，則不能受其餘四戒。是故過去諸佛如來制不聽飲。】因酒乃是能引眾生造作惡業之物，故我世尊之所遮制，若犯酒戒乃是遮重之罪。自己不飲酒卻以賣酒為業，有失菩薩自利利他的慈悲；因沽酒有違菩薩三聚淨戒中的饒益有情戒，所以在沽

酒的工作場所謀職，自己雖無沽酒賣酒之心，但是有幫助沽酒賣酒之助緣共業。如前期般若信箱回覆提到：戒律的違犯程度可以從「根本、方便、成已」三個部分來看，雖無沽酒賣酒之心，表示沒有具足根本，但卻有助長沽酒賣酒的方便與成已的具足可能，因此建議您的朋友若有更好的職業，轉業謀生較佳，不然對於自己的佛道修行多少有些影響，因違菩薩道的精神。這個部份 平實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有詳細的開示，目前陸續出版中，您可以請閱來看。

2.您這個建議很好，我們會考慮編入未來翻譯的計畫中，安排有關的經藏典故來作為白話的翻譯。

- ☒四、我非常想護持正法、摧邪顯正，同時也在這一過程中提高自己的知見，但又怕自己修證不夠，講錯話誤導別人，或不知不覺中增長我慢習氣。平實導師有講：【所以，一般人不知大乘佛菩提道之內涵者，最好是少說、多聞，等到親證初地心時，再來破邪顯正，比較穩當；如果還沒有到初地心，至少也要有七住位的般若智，而且有上地菩薩指導；或者已有十行位滿心的證量，進入初迴向位時，再出世破邪顯正，以免徒以凡夫之身而誤謗所未曾聞之勝妙正法時，成就誹謗正法之大惡業，而仍然自以為是在破邪顯正、護持正法。此時，真善知識如果不對謗法者加以回應，置之不理，不加以詳細開演正邪之所在者，他將根本沒有機會反省，將永遠不知道自己所以為的「護持正法」的行為，其實本質正是破壞所未曾聞的勝妙正法，將永遠

沒有消除謗法惡業的時候。只有真善知識作了回應，出了書籍詳細辨正，令他了知自己的謗法事實，消除了他的顛倒想，才有可能在數年後心回意轉而懺悔壞法之惡行，才有可能得見好相而滅大罪、而遠離三惡道。

所以，如果要爲人宣說了義正法，最好是明心以後再出世弘揚了義正法；如果不能明心的話，說法時，最好仍以表相正法弘傳之，不可以因爲想要示現已悟者的姿態，而作「過解、甚解」的逾越行爲，違背世尊正法原意；也應謹記世間聖人孔老夫子的教誨：「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智〕也。」如是自謙守分而弘正法，斯爲明哲保身、自度度他之有智學人。至於評論他人，特別是評論大善知識，最好免之；否則，萬一誤評誤斷，成爲誹謗大乘四衆賢聖僧，成就謗賢謗聖之大惡業，臘月三十到來，救之不及，後悔已晚，豈不是世間最大的愚人？何以故？修學佛法本是善因，這一世卻因爲修學佛法、欲護正法而造下誹謗正法、誹謗勝義僧之重罪，自以爲是在護持正法，卻成爲下墮三惡道之惡因，以如是善心而得惡果，豈不是世間最大的冤枉？卻又只能怪自己性障深重、所知粗淺、有眼無珠、不辨賢聖，怨不得別人。】〔編案：《識蘊真義》p.25 - p.27〕

是否應該在護持正法摧邪顯正時，反覆對照自己所說是否符合平實導師的開示，是否符合佛法的正義？是否摻雜了我見我執，增長了我慢貪瞋等習氣等等？這樣才可以未悟而護持正法摧邪顯正，以利益周圍的同修和網路上

的佛子，不是嗎？平實導師主動批判的印順法師和狂密邪密等邪師，我們可以跟隨其後，以正確的知見加以辨正批判；平實導師未批判的一些法師居士，沒有證悟，說法有不當之處，但對初機學人有接引之功，我們是應該以正確的知見加以辨正批判呢？還是等以後他們自己轉變，我們先針對危害最大的邪說加以辨正，是嗎？還是等我們證悟了到初迴向位再來做這件事？

答：摧邪顯正的目的，乃是為了救護眾生遠離邪見為主，而不是在爭勝、比高下，就如同您所引平實導師《識蘊真義》書中所說，因為大部分學人不瞭解「大乘佛菩提道之內涵」，所以大多都以自己的意識情解來做事，佛弟子雖有破邪顯正救護眾生的大願，但是在執行的時候得需遵循平實導師在《真假開悟》書中所提「防惡修善，真修佛道」的開示為之，較為穩當。如書中說：【防惡與修善，是一切修學佛道者特應注意之處。修善之時特應注意防惡，當以防惡為首，修善為次；惡若不防，而言修善，善亦成惡。苟能防惡，則修善有功；若不能防惡，則修善悉成惡業之助伴，則有助長惡勢之虞也。】

再者，若以三賢位的修道次第來說：習種性、性種性、道種性，每一個階段都有需要主修的部分，這個部分平實導師在《明心與初地》及續講、《燈影》、《宗通與說通》等書中都有詳細的開示，其中已有提到各個階段需要修集與修證的部分。至於破邪顯正乃是屬於初迴向位開始的主修之一，在此之前，因為自己對於法義的通達尚須熏

修，並且本身凡夫性、異生性障尚未完全伏除，菩薩聖性的發起與長養都尚嫌不足，若須出世破邪顯正，必須要有上地菩薩的指導，如此才不會因為想要護持正法的善行，卻因自己二障所攝的異生性現行，反成造作惡業的助伴，這個部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對於 平實導師主動破斥印順與藏密的邪說，主要是因為此二者乃是破壞佛法最嚴重的部分，為救護廣大的佛弟子免於墮入邪見的深坑，故應主動破斥。若同修們欲破其邪說，可參考 平實導師諸論著的辨正與開示，亦如您所說：「以正確的知見加以辨正」即可。至於其他法師居士的說法開示，若有小錯誤，實屬正常，其對正法的弘傳若無重大的影響與破壞者，我們基本上是希望大家能夠體諒了義究竟正法不易親證的事實，應隨喜讚歎他們接引初機的功德，不需苛求他們說法完全無誤。我們要做的就是幫助他們轉除邪見，轉知正見，使眾多佛弟子能夠回歸 世尊的正法為宗。

☒五、有一位同修因夫妻感情不合，而堅決要離婚，但配偶不同意，因此打算到法院起訴離婚；起訴之後如果分居兩年，法院則會判為事實離婚。起訴之後未判之前，他與第三者同居算是邪淫嗎？未起訴之前，他因非常堅決要離婚，但只因配偶不同意，未能辦好手續而與第三者同居算是邪淫嗎？如果是，該如何懺悔呢？

答：《優婆塞戒經》卷六：【若於非時、非處、非女、處女、他婦，若屬自身，是名邪淫。唯三天下有邪淫罪，鬱單曰

無。若畜生、若破壞、若屬僧、若繫獄、若亡逃、若師婦、若出家人，近如是人，名為邪婬。出家之人無所繫屬，從誰得罪？從其親屬、王所得罪。惡時、亂時、虐王出時、怖畏之時，若令婦妾出家剃髮，還近之者，是得婬罪。若到三道，是得婬罪。若自、若他，在於道邊、塔邊、祠邊、大會之處，作非梵行，得邪婬罪。若為父母、兄弟、國王之所守護，或先與他期，或先許他，或先受財，或先受請，木槨畫像及以死尸，如是人邊作非梵行，得邪婬罪。若屬自身而作他想，屬他之人而作自想，亦名邪婬。如是邪婬亦有輕重，從重煩惱則得重罪，從輕煩惱則得輕罪。】

佛在這一段有提到兩個重點，與您的提問有關：「從其親屬、王所得罪」、「若為父母、兄弟、國王之所守護」，以您所舉的例子來說，若在離婚判決前與他人同居行淫，乃是對配偶得罪，對國家法律得罪，因為在與第三者同居行淫的當下，還是有婚姻的關係存在，因為配偶是被國家法律之所守護的人，以世間法律來說乃是妨害婚姻的過失；以此定義來說，受戒者是違犯了戒律。而且同居的第三者是否為他人妻女或夫子，也要考慮在內。

若有違犯者當如 佛在經中開示，如法懺悔，這個部分 平實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當中有非常詳細的開示與說明，因篇幅所限，請各位請閱 平實導師的開示。

☒六、「性覺必明，妄為明覺」的「明」怎麼講？是不是指其「無覆」性呢？「妄為明覺」的意思是否和「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的意思一樣？弟子的理解是，一旦能知，就有

被知，一變成二時，「無明」(也就是「妄」)即誕生。不知弟子理解對否？

答：「性覺必明，妄為明覺」，正是古今錯悟大師們的落處，是將識陰六識的自性能覺能知，作為常住不壞的佛性而錯認為真實常住的不壞法。有性則必有覺，有覺則必能夠明明了了的了知六塵相；這種在六塵相中的性覺明了，其實正是識陰六識的心所法，也就是識陰六識的自性。若沒有識陰六識的現前，六識的能見、能聞、能覺……等自性是不會出現的；一旦六識心體出生了，六識的自性功能就一定會出現，不可能不出現六識的自性功能，因此當然會有性覺出現而靈覺明了。北傳的大乘法中學禪的大師與學人們，往往落入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就「妄為明覺」，誤以為是第八識如來藏的本覺，但是其實只是所生法的識陰六識的自性罷了！所以他們都已成為自性見外道法的弘傳者，卻都不能自知檢討。

這種事例，在北傳佛法的海峽兩岸大師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譬如台灣的惟覺法師，常常這樣說：「師父在上面說法的一念心，你們在下面聽法的一念心，就是真如佛性。」有時又這樣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處處作主的心，就是真如佛性。」又譬如河北省柏林禪寺的淨慧法師，主張離念靈知心就是真如佛性，同樣是錯認離念而了了分明的覺知心是常住的真如佛性，都屬於自性見外道法，正是 佛陀在經中指斥的「性覺必明、妄為明覺」的錯悟者，同樣都是落入自性見中，只是識陰境界而已。但

是世尊說的真如心，卻是在六塵中不曾了了分明的第八識如來藏，卻能了了而知山河大地、業種、眾生七識心的欲求，這才是本覺心的真實自性，是不在三界塵中運作的心。假使不明瞭這個真實義，妄把識陰六識的能見、能聞乃至能覺、能知的自性，當作是真如佛性，就是這一句經文所斥責的妄為明覺的凡夫。

這個明覺的明，指的是第八識對七識心的了知；七識心都不必使用語言文字來通知祂，祂都會清楚的了知；而這種了知是從來不曾間斷過的，也是不在六塵中的了知。只有親證了第八識如來藏，才有可能證知這個實相智慧，那就說他已經有了般若的明了，對於真心的性覺確實已明了，已經離開以前對法界實相的無明了，所以就成為性覺必明的「真明」，不會像凡夫一樣落入「妄為明覺」的誤會後的「明」中。

- ☒七、弟子不理解「無餘涅槃」，弟子對「涅槃」的理解是，走到終點，也是回到起點，就是「萬法歸一」的那個「一」所依的基礎，就是真如。真如以「變」為其不變的「特色」（我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詞，就用了「特色」二字），難道無餘涅槃消滅了真如這個「特色」嗎？但這是不可能被消滅的。還是保持「特色」而不讓其發揮功效？但說「保持」已經變成「二」了，變成「能保持」和「被保持」了。

答：對於無餘涅槃的認知與了解，在未親證實相心之前，純憑意識想像是無法真實理解的。因為不是親證的緣故，當然更無功德受用可言。無餘涅槃的開示，遍在平實導師各

本論著中，其中都有詳細的說明，但那也是 平實導師的自心證量，因悲憫末法眾生，故以語言文字開示於眾，目的實欲因此開示說明，希望能夠啟發一些信根、慧根、福德因緣成熟的眾生，能夠親證生命的實相，現前觀察、領納、驗證並受用，屆時才能「確實理解」無餘涅槃的真實義，非如您的提問所說：「真如以『變』為其不變的『特色』」等說法而落入意識的想像，建議發願希求明心見性的佛弟子，可以如同 平實導師在《大乘無我觀》中所示，精進用功修集具足開悟所需的六個條件，如此才能早日親證實相，屆時即可自行體驗實相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體性，即可理解無餘涅槃的實際，若在此之前想要對無餘涅槃的知見熏習認識，可以請閱《邪見與佛法》來讀，其中有很大篇幅的開示說明。

☒八、弟子昨天看完了蕭恩師的《真實如來藏》，對於說每個有情是各有各的如來藏，非同一個，似覺不妥。弟子私下想，比如海水起波浪，每一個波浪不同，大浪小浪微浪浪花，各各不同，但每個波都是海水，又是一體。不知弟子的想法，老師以為如何？

答：您的看法會落入「大家共有一個如來藏」的邪見當中，經中所說海與波浪的譬喻，乃是指真心如來藏與七轉識之間的關係，而非如您所說的「大家共有同一個海水，波浪是不同的各人」的意思，因為這樣的看法過失甚多，《成唯識論》中 玄奘菩薩已經廣破之，勸請您能夠再仔細的思惟清楚，並且能夠請閱 平實導師的《楞伽經詳解》，其

中解釋甚詳。

☒九、《真假開悟》第六章中有一段：【二乘法中所謂之意識心有此三名：「現在名識，過去名心，未來名意。」】而所查得的資料為：《翻譯名義集》卷六：【過去名意，未來名心，現在名識。】《攝大乘論章》卷第一：【過去名意，意是根義故。未來名心，心體成就故。現在名識，能了現境故。】《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小乘通依三世眼等，未來名心，積集義故。入現名識，能了別故。過去名意，開導依故。】請問《真假開悟》書中是否是筆誤？

答：心、意、識，這三個字在二乘法中都是指意識心。您提到的部分，在二乘法中多處提到意識心有「心、意、識」三名的差別，我們查閱大藏經有兩種說法，相關的文獻如下：其中有講「過去名意、未來名心、現在名識」的論文有十三部，下列是這十三部論著的作者、譯者與論名：

由五百大阿羅漢等造 玄奘菩薩 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二、迦旃延子造 五百羅漢釋 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三十八、尊者法救造 玄奘菩薩 譯《五事毘婆沙論》卷二、窺基菩薩 撰《成唯識論述記》卷五（兩處）、淄洲大雲寺苾芻惠沼 撰《成唯識論了義燈》卷五、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 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十二、沙門釋光 述《俱舍論記》卷二及卷四、唐毘陵沙門湛然 述《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二、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 編《翻譯名義集》卷六、古逸部的《攝大乘論章》卷一、古逸部的《大

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卷一、新羅國沙門元曉 述《金剛三昧經論》卷二、中大雲寺沙門圓暉 述《俱舍論頌疏論本》卷一。

但是另一種說法，也就是：阿羅漢尸陀槃尼撰 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卷五，是講「心者過去、意者當來、識者現在」，所以在《鞞婆沙論》卷五的說法是與《真假開悟》p.395、《識蘊真義》p.251 及 p.262 的說法一致；但是和其他多部論著的說法不一致。雖是如此，但不影響 平實導師在書中所示法義，而且應該說，平實導師在書中所說的法義，才是比較正確的。

意識心的三世，其中的「現在名識」，是所有人都無異議的說法，不必再加以解釋或說明。但從實證法義上來說明，可能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平實導師的意思，可以免除大家落入聲聞羅漢的錯解中。我們曾請問過 平實導師，平實導師的看法如下：

若說過去是意，未來名心，將會出現問題。心可以是指過去的意識心，因為祂在過去出現過；但不可以指未來的意識心，因為未來還沒有意識心的存在或出現，若說未來是心，就會有過失。而且意識心的過去是已經過去的，說已經過去的意識曾經存在而名為心，永遠都是可以講得通的；若說還沒有出現的未來意識是心，恐怕會有語病，遭人質疑。但是「意」卻可以說是未來的意識心，因為意識心一直都不願自己滅失，這個願望總是存在於意識心的意志中，所以說「未來名意」是比較符合現觀與實證的。

☒十、平實導師書中曾提及《無量壽經》的一心專憶及一念求生念佛法門：【在《無量壽經》卷下說到三種狀況，現在唸給諸位聽：「其下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國，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意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意思是說：要發無上菩提之心：所謂無上菩提之心，就是發四弘誓願，要去那邊求明心見性，回來廣度衆生。（我去極樂世界，不是渾渾噩噩在那邊享受，直至成佛）。這是無上菩提之心，發這個心之後，如果能夠的話，一向專意，想著要往生極樂佛國（那就像我們講「無相念佛」憶念不停），一直到命終。第二種是：如果作不到一向專意的話，乃至十念就好。這樣十念，想著無量壽佛，說我要生極樂世界，這二種人都能往生。

第三種是說：「若聞深法，歡喜信樂，不生疑惑」；我們既然發無上菩提之心而求願往生，發無上菩提之心以後，如果偶而聽人家講說深妙的佛法——講「明心見性、講第一義的經典。」譬如《圓覺經》、《大般若經》（或其中的金剛經、心經）、《大般涅槃經》、《楞嚴經》等第一義的深法，能不起煩惱，歡喜信樂，不生疑惑，如果能如此的話，「乃至一念，念於彼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此人臨終夢見彼佛，亦得往生」。

如果發無上菩提之心以後，聽到了義經之意旨，而至心歡喜信樂，不害怕、不疑惑、不懷疑。這樣的人，只要生起一念，欣慕極樂世界殊勝莊嚴，無量壽佛的功德慈悲，發願往生。起這樣一個念頭就好。過後忘掉也沒有關

係，祇要有這麼一念，這個人臨命終的時候，他好像睡著了一樣，在夢裏面會看見無量壽佛，此時他又記起求生極樂的念頭，便隨彌陀世尊往生了。真便宜，一念就可以往生了。這也是繫念思惟的念佛法門。】〔編案：《念佛三昧修學次第》p.130 - p.131〕平實導師講十念一念可以往生，的確令念佛人信心倍增。但是這樣就可以百分百往生嗎？還是一定要加上定力、福德、不犯十重戒、不謗人謗法才可以？

答：一念、十念往生極樂乃是 彌陀世尊的大願，但是得要眾生與此大願相應才有效；雖是一念欣慕極樂世界，臨命終的時候 彌陀世尊同樣會現前攝受，但是眾生當時是否願意往生呢？這就要看自己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是否**心得決定**，如《佛說阿彌陀經》中說：【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也就是說，臨命終的時候自己是否「心不顛倒」？只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者，阿彌陀佛一定攝受，如《楞嚴經》中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再者，佛在經中的開示說：【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以除了自己要發願往生之外，還得要有足夠的善根福德因緣，這個部分 平實導師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有大篇幅的介紹，請您再仔細的研讀，領納其中的真義。

至於五逆誹謗正法的人，乃是最最慈悲的 彌陀世尊都無法攝受的，《佛說無量壽經》卷一：【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但是在《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提到：雖然造作「五逆十惡具諸不善」，但是臨命終時得遇善知識開示教導、施設方便，令往生者至心歸命 無量壽佛，也是可以往生極樂世界的，這是下品下生的往生情形，《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以《觀無量壽經》的定義來說，雖是五逆十惡眾生，只要有善知識緣，於臨命終時對往生者開示教導及攝受加持，這樣就有機會往生極樂。

所以勸請修學淨土法門的佛弟子們要對自己往生極樂世界有信心，不僅要往生極樂世界，還要以上品往生為目標，這不是不可能達到的，並且還是容易達到的，只要能夠開悟明心就可以上品上生。大家當要對佛、對法、對善知識、對自己都有信心，上品上生還是有希望的。

☒十一：我是祖國地區的學佛者，年紀老大一把了，對於蕭老師大德出現在人間，但我沒有福氣到台灣追隨修學，特氣餒，這一世證悟的希望眼看是沒希望了。我有一位在出版業作事的友人，他曾說過：「去年宗教類出版社的社長們曾經聚會召開會議，結論仍然不開放宗教類書籍的自由出版。」因為他們認為目前祖國的宗教類書籍仍然不適合開放自由出版，以免藏密及法輪功的書籍全面的出版與流通，所以一定會因此而同時的阻礙了蕭老師的書在大陸出版，真是無可奈何的事，只能感慨的說是我們內地佛弟子的福報不夠吧！

答：目前大陸地區宗教類出版業者，對於宗教類書籍是否開放自由出版而不須審核，意見大約會是一致的；因為目前大陸的宗教類書籍出版業，一部分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但是更大部分是掌控在大法師與藏密喇嘛們手中；縱使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策，願意開放宗教言論與出版的自由，但是那些大法師與喇嘛們一定不可能同意的；因為如果保持目前的狀況，他們就可以藉著對於所有宗教類書籍的審核與發言權，而抵制對他們不利的正法書籍，嚴厲的反對出版，他們就可以繼續保有名聞與利養，所以想要他們自動放棄既有利益，就好像要求一個武功高強的人自廢武功一樣的不可能，除非將來中央政府看到佛教界大法師與喇嘛們的腐敗情況而想要加以改善，否則，宗教界的言論自由權與宗教類書籍的自由出版，仍然是不可期待的。

☒十二：藏密的法義既然被蕭老師一一舉證出來了，都是親屬亂倫與師徒邪淫的瞎搞，可見都是外道法，根本就不是佛法，可是祖國主管宗教的部門難道都沒看見？難道都沒聽見？還是繼續的允許藏密的邪法書籍大量出版、販賣、流通，真是無法理解。但是我想可能是著重在抑制法輪功、青海……等邪教書籍流通上面吧？蕭老師的正法書籍出版因此受到阻礙，只能算是間接的受害者吧！

答：大陸的中央政府其實早已瞭解西藏密宗是邪教，但是顧慮到民族情感的和諧，所以不願看到破斥藏密邪法的書籍自由出版與流通。這是中央政府對西藏民眾的善意，我們認為無可厚非，也是領導者對西藏同胞主動的顯示善意。但

是這樣一來，卻使得達賴喇嘛可以藉宗教信仰而繼續保有對西藏民眾的重大影響力；保有這種宗教上的重大影響力時，就可以繼續指示喇嘛們明著或暗中推動藏獨活動，這卻是中央府沒有考慮到的一點。我們猜測，大陸中央政府可能認為：不讓達賴回到西藏，長久以後，他的影響力就會漸漸地降低，藏獨就會漸漸地消失。可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一點是，這種消失的過程將會極為長久，也只是治標的方法，不是治本的方法，所以藏獨一直都會是大陸心腹之患。

只有一個辦法是釜底抽薪之法，就是從西藏佛教對西藏同胞的影響力上面加以消除。如果能讓西藏同胞確實瞭解藏傳「佛教」其實不是佛教，而是已經完全變質的外道法，是與解脫及法界實相智慧完全無關的外道法；雖然他們剛開始時會極力抵抗而想要維護藏傳佛教，但是時日漸久以後，隨著不斷的研究與比對、思惟，一定會漸漸的認清藏傳佛教原來不是佛教的真正事實，當藏胞回歸顯教而改為信仰真正佛教教義的時候，達賴喇嘛對西藏同胞的影響力就自然的全面消失於無形之中了。所以中央政府如果想要從根本上消除藏獨的勢力，應該從這裡下手去做，才有可能使達賴喇嘛對西藏同胞的影響力漸次而且究竟的從根本上消失掉，這才是維持西藏地區長治久安的根本辦法。

這件事情，若中央政府不便出面作為，可以由本會大力在大陸地區流通《狂密與真密》書籍而達成任務。但是

目前中央政府似乎仍然沒有注意到這個根本對策，所以我們運往大陸的書籍仍然一再被地方海關所查扣，消滅了我們想要消除達賴喇嘛的藏獨思想對西藏同胞影響力的共同目標，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其實，針對法輪功、青海……等人的邪見，都可以透過正覺同修會的正法書籍的流通而滅除其邪見；隨著真正的佛法正見的廣為流傳，法輪功、青海……等外道的邪見自然而然就會悄悄的消失於無形中。就像法輪功在台灣，因為佛教正法知見的廣為宣揚，他們現在已經被台灣民眾定位為氣功而不是宗教，與台灣的佛教界已經完全無關了，所以法輪功在台灣佛教界中完全起不了作用，法輪功在台灣也就因此而與佛教徒和平共存了；這是佛教教理廣作宣揚以後，才使法輪功被定位為氣功而不是宗教的原因，這是在台灣發生的很成功的確實例子。

同理，當正覺同修會的正法知見在大陸普遍的宣揚以後，法輪功所有書中的邪見也會跟著漸漸的顯露出來，而不得不失去他們在宗教界的信仰力量，那時法輪功就純粹只是很多種氣功的一種，李洪志就不能再發揮原有的宗教性影響力了，亂事就可以漸漸的消失；練法輪功的民眾們也漸漸的不會同意為首者假藉宗教名義而作的政治活動理念了，這才是根本解決法輪功聚眾影響大陸治安的方法。這在台灣已經很成功的定位完成了，而台灣的法輪功修練者，也都單純的修練健身，不會對政治及宗教加以干預或影響，大陸官方其實是可以參考台灣佛教界這一種作

法的。

目前大陸的中央政府對這個道理似乎仍然沒有體認到，所以只在表面的政治控制力上面著手，只是禁止法輪功的弘法活動，而不能從思想層面來對法輪功信徒作出正確而根本性的處理。也就是說，他們想消除法輪功的宗教意涵，但是對於我們正覺可以消除其宗教意涵的書籍卻又加以鉗制，不能支持其流通，以致我們消除大陸法輪功宗教意涵的力量被壓制而不能發生作用，導致親痛而仇快，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只能等待大陸時節因緣的成熟了。同樣的現象是：西藏密宗在台灣宗教界的勢力，以及伴隨藏密而有的藏獨活動，在台灣也正在快速的消失之中，這都是因為《狂密與真密、甘露法雨、佛教之危機》等書籍的廣為流通而導致的成果；所以台灣的西藏密宗現在也很努力的在作種種廣告，以吸引信徒，不再像以前一樣不太作廣告。就像藏密應成派中觀的印順法師系統的法師們一般，他們以前都不太作廣告的，但是自從我們的法義辨正書籍廣為流通以後，他們從四年前就開始花大錢，在有線電視上面開闢了許多節目，藉以吸引學人；這正是我們正法的法義辨正書籍的大量流通所產生的正面效益。但是大陸政府何時才會注意到這個事實與利益，仍然有待觀察。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 (總機)

台中共修處 (04)23762138

台南共修處 (06)2820541

新竹共修處 (03) 5619020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 595-5222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06 年 5 月 10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四〇〇〇冊

一佛乘之真如佛性不生不滅故常，不生不死故樂，非無非有、不增不減故名真我，不著六塵、遠離見聞覺知、不來不去而本性清淨故名為淨。

—— 平實居士 ——

The true-suchness and buddha-nature of One-buddha Vehicle is eternal because of being neither arising nor ceasing; it is blissful because of neither birth nor death; it is called the true-self because of neither non-existence nor existence together with being neither increasing nor decreasing; it is named purity because it does not adhere to the six sense-objects, is far away from seeing, hearing, perceiving, and knowing, is neither coming nor going, and is inherently pure by nature.

—— Pings Xiao ——

解脫道的四個要點：真如法、妙法音、不生起和不離滅，係以般若智慧為導，進一步斷除惡習。

佛菩提道則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涅槃。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需平實老師以遠攝近的慈愛，將佛法變向修會時態善隨心量，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究竟菩提道，將佛教的法庭與道次第清楚呈現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藏，自獲源也，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

